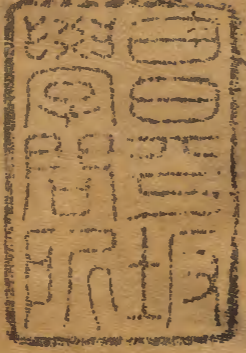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子全書

六之八



			五	漢
		九	二	書
		〇	五	門
八	九	〇	六	
冊	架	函	號	類

			五	漢
		九	二	書
		〇	五	
八	九	〇	六	
冊	架	函	號	類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5256
冊數	8 (3)
函號	298 268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六

淺草文庫

論語三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章

問小人之陵上。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。及充其僭禮之心。遂至於弑父弑君。此皆生於忍也。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曰。敢僭其禮。便是有無君父之心。答程允夫文集

三家者以雍徹章

問雍徹。程子謂成王之賜。伯禽之受。皆非也。曰。使魯
不會用天子之禮樂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
而用之。

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。只是不議其過惡。若大夫有不
善。合當諫正者。亦不可但已。孔子謂季氏八佾與
三家雍徹之事。又却不然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人而不仁如禮何章

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。人而不仁如樂何。曰。如禮樂

何。謂其不奈禮樂何也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。而鄙
詐之心入之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。而慢易之心入
之。既不和樂不莊敬。如何行得禮樂。譬如不善操
舟。必不奈一舟何。不善乘馬。必不奈一馬何。又問
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。曰。看其文勢。却是說玉
帛鐘鼓之禮樂也。

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為國。皆曰。如禮何。
意同否。曰。人而不仁。是以仁對禮樂言。不以禮讓
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。能以遜讓為先。則人心

感服。自無乖爭凌犯之風。

或問集註云。禮樂不為之用。如何。曰。禮是恭敬底物。事。爾心中自不恭敬。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。樂是和樂底物事。爾心中自不和樂。外面強做和樂也。不得。心裏不恁地。外面強做。終是有差失。縱饒做得不差失。也只表裏不相應。也不是禮樂。

集註云。禮樂不為用。是如何。曰。不仁之人。渾是一團私意。自不奈那禮樂何。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。便行得。若不仁之人。與禮樂自不相關了。譬如無

狀之人。去讀語孟六經。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。與他即無干涉。又安得為之用。

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。但少疎。不見得仁。仁者本心之全德。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。存而不失。則所作為。自有序而和。若此心一放。只是人欲私心。做得出來。安得有序。安得有和。以上語類五條

林放問禮之本義

問林放問禮章。先生謂得其本。則禮之全體。無不在其中。如何是禮之全體。曰。兼文質本末言之。曰。後

只以質爲禮之本。如何又說文質皆備。曰。有質則有文。有本則有末。徒文而無質。如何行得。譬如樹木。必有本根。則自然有枝葉華實。若無本根。則雖有枝葉華實。隨即萎落矣。幸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。何故只以喪禮答之。曰。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。上句汎以吉禮而言。下句專指凶禮而言。然此章大意不在此。須看問答本意。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。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。及其用。也有當文時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。

故曰。品節斯。斯之謂禮。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。問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曰。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。故皆可謂與其奢也。寧儉。惟喪禮獨不可。故言與其易也。寧戚。易者治也。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。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。若習治其禮有可觀。則是樂於喪。而非哀戚之情也。故禮云。喪事欲其縱縱爾。問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註。易爲治。何也。曰。古人做物。滑淨無些礙處。便是易。在禮只是太滑熟了。生固無誠實。人纔太滑熟。亦便少誠實。曰。夫子何故只以

儉戚答禮之本。曰。初頭只是如此。未有後來許多文飾。文飾都是後來事。喪初頭只是戚。禮初頭只是儉。當初亦未有那儉。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。蓋追說耳。如堯土塔三尺。當初只是恁地。不是爲儉。後來人稱爲儉耳。東坡說忠質文。謂當初亦未有那質。只因後來文。便稱爲質。孔子曰。從先進。周雖尚文。初頭尚自有些質在。曰。三綱五常。亦禮之本否。曰。初頭亦只有箇意耳。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。未有許多事。

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。曰。林放若問禮之大體。便包得闊。今但問本。似未爲大。然當時習於繁文。人但指此爲禮。更不知有那實處。故放問而夫子大之。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。蓋有那本時。文便在了。若有那文而無本。則豈得爲禮。易其田疇之說。蓋由范氏喪。易而文之語推之。治田者。須是經犁。經擺。治得窒礙。方可言熟也。若居喪習熟於禮文。行得皆無窒礙。則哀戚必不能盡。故曰。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如楊氏汗罇。杯飲之說。他是

就儉說。却不甚親切。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。大覺文意顛倒。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。却似與前面無收殺。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。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。以為之節。如此說方得。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。却覺語意不完。龜山說話多如此。不知如何。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。戚者心之誠。二語好。又曰。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。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。以上語類五條

夷狄之有君章

問夷狄之有君一章。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。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。何如。曰。只是一意。皆是說上下僭亂。不能盡君臣之道。如無君也。語類

君子無所爭章

問君子無所爭章。曰。君子無所爭。必於射見之。言射有勝負。是相爭之地。而猶若此。是不爭也。語勢是如此。語類

問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。謂必於射。則不免有爭焉。

及求其所以爭者。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。故其爭也。君子異乎衆人。所以角力尚客氣也。曰。此說甚好。答張敬夫文集

巧笑倩兮章

問伊川云。美質待禮以成德。猶素待繪以成絢。却似有質須待禮。有素須待絢。曰。不然。此質却重。因論起予者。商回非助我等處云。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。而後有所起發耶。然聖人胸中。雖包藏許多道理。若無人叩擊。則終是無發揮於外。一番說起。

則一番精神也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夏禮吾能言之章

問文獻曰。只是典籍賢人。若以獻作法度。却要用這憲字。問徵字訓成字如何。曰。也有二義。如此只是證成之。故魏徵字玄成。又曰。這一段中庸說得好。說道有宋存焉。便見得杞又都無了。如今春秋傳中。宋猶有些商禮在。

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。而無其證。是時文獻不足。孔子何從知得。曰。聖人自是生知。聰明無所不通。

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。不賢者識其小。孔子廣
詢博問。所以知得。杞國最小。所以文獻不足。觀春
秋所書。杞初稱侯。已而稱伯。已而稱子。蓋其土地
極小。財賦不多。故寧甘心自降爲子男之國。而其
朝覲貢賦。率以子男之禮從事。聖人因其實書之。
非貶之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禘自既灌而往者章
禘。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。祫乃合羣廟皆在。當以
趙匡之說爲正。

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。併羣廟之主皆
祭之。祫則止自始祖而下。合羣廟之主皆祭之。所
謂禘之說恐不然。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
說。廣云。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。曰。禘只是王者
既立始祖之廟。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
相似。

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。集註有兩意。
曰。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。若不王不禘。
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。其實這一句。只說灌以後

朱子論語卷六
九
不足觀。又云。觀盥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下觀而化也。這盥自與灌不同。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。這盥只是洗手。凡祭祀數盥手。一拜則掌拊地。便又著洗。伊川云。人君正其表儀。以爲下民之觀。當莊嚴如始盥之初。勿使誠意少散。如旣薦之後。某看觀卦意思。不是如此。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。天下自然而化。更不待用力。而下莫不觀感而化。故取義於盥。意謂積誠之至。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。有孚已自顒若。故曰下觀而化也。蔡季通

因云。盥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言其理也。下觀而化。述

其德也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或問禘之說章

李公晦問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。其如示諸斯乎。曰。此尚明得。何況其他。此尚感得。何況其他。

禘是追遠之中。又追遠。報本之中。又報本。蓋人於近親。曾奉養他底。則誠易感格。如思其居處言笑。此尚易感。若太遠者。自非極其至誠。不足以格之。所以難下語答他。此等處極要理會。在論語中爲大

節目。又曰。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。非常人所能知。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。元是這一氣相傳。德厚者流光。德薄者流卑。但法有止處。所以天子只得七廟。諸侯五大夫三。此是法當如此。然聖人之心猶不滿。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。以始祖配之。然已自無廟。只是祔於始祖之廟。然又惟天子得如此。諸侯以下不與焉。故近者易感。遠者難格。若薄俗粗淺之人。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。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。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。

遠。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。只是知得此說。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。以之觀他事。自然沛然。所以治天下不難也。

仁父問知禘之說。則理無不明。誠無不格。治天下不難。如何。曰。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。只是一理。若明祭祀鬼神之理。則治天下之理。不外於此。七日戒。三日齋。必見其所祭者。故郊焉。則天神格。廟焉。則人鬼享。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。若能如此。到得治天下。以上感下。以一人感萬民。亦初無難者。這

鬼神生死之理。却惟上蔡見得。看他說吾之精神。即祖考之精神。說得有道理。如說非其鬼而祭之。一段亦說得好。以上語類三條

祭如在章

問祭如在。人子固是盡誠以祭。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。曰。上蔡言自家精神。即祖考精神。這裏盡其誠敬。祖宗之氣便在這裏。只是一箇根苗來。如樹已枯朽。邊傍新根。即接續這正氣來。
或問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曰。祭先主於孝。祭神主於

敬。雖孝敬不同。而如在之心則一。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。雖使人代。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。固無不可。然我這裏自欠少了。故如不祭。

問祭神如神在。何神也。曰。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。曰。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。無其誠則無其神。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。曰。誠者實也。有誠則凡事都有。無誠則凡事都無。如祭祀有誠意。則幽明便交。無誠意。便都不相接了。曰。如非所當祭而祭。則為無是理矣。若有是誠心。還亦有神否。曰。

神之有無也不可必。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。若非所當祭底。便待有誠意。然這箇都已錯了。

問范氏云。有其誠則有其神。無其誠則無其神。恐是自家心裏以為有便有。以為無便無。曰。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無。如此却是私意了。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。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。誠意却不達於彼。便如不曾祭相似。以上語類四條

與其媚於奧章

王孫賈之意。欲夫子媚已。緊要是媚字不好。如夫子

事君盡禮也。何嘗是媚。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。便道夫子媚奧。故夫子都不答他。只道是不如此。獲罪於天。則無所禱。何為媚奧。亦何為媚竈。逆理而動。便獲罪於天。問此兩句。恐是時人有此語。故問曰何謂也。曰恐是如此。

王孫賈庸俗之人。見孔子在衛。將謂有求仕之意。欲孔子附已。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。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。但其氣習卑陋。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。子曰不然者。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。天下只

有一箇正當道理。循理而行。便是天。若稍違戾於理。便是得罪於天。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。猶言違道以干進。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。可畏之甚。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。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。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。

周問獲罪於天。集註曰。天卽理也。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。抑得罪於此理也。曰。天之所以爲天者。理而已。天非有此道理。不能爲天。故蒼蒼者。卽此道理之天。故曰。其體卽謂之天。其主宰卽謂之帝。如

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雖是理如此。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。但非如道家說。真有箇三清大帝。著衣服如此坐耳。

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。然後迎尸而祭於奧。曰。譬如祭竈。初設主於竈。陘陘非可做好安排。故又祭於奧以成禮。凡五祀皆然。但亦有不可曉者。若被人問第二句。便曉未得。問以何人爲尸。便曉不得。五祀各有主。未祭及祭畢。不知於何處藏。是無所

考也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周監於二代章

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。乃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。故三代之禮。其實則一。但至周而文為大備。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。

問吾從周。曰。孔子為政。自是從周處多。蓋法令自畧。而日入於詳。詳者以其弊之多也。既詳則不可復畧。今法令明備。猶多姦宄。豈可更畧。畧則姦宄愈滋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入太廟章

子入太廟。每事問。宗廟朝廷重事。自用謹。雖知亦問。曰。是當然。必有差失處。每常思量行事。所以錯處。多是有忽之之心。且如使人做一事。丁寧諄復。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囑者。少閒事之錯處。都由那忽處生。語類

問每事問。程子謂雖知亦問。欽慎之至。問者。問所未知也。問所知焉。似於未誠。謝氏之說。聖人之心。恐不如是。程子之意。雖知其意味。甚深。然看得未分明。曰。以石慶數馬。與張湯陽驚事。相對觀之。可見。雖知亦問。自有誠偽。

之別。兼或人謂夫子爲邾人之子。則亦夫子始仕。初入太廟時事。雖平日知其說。然未必身親行之。而識其物也。故問以審之。理當如此。必不每入而每問也。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。亦須問。答呂子約。文集

射不主皮章

或問射不主皮。是絕不取於貫革。曰。堯王設射。謂弧矢之利。以威天下。豈不願射得深中。如不失其馳。舍矢如破。發彼小豨。殪此大兕之類。皆是要得透。

豈固以不主皮爲貴。而但欲畧中而已。蓋鄉射之時。是習禮容。然習禮容之人。未必皆勇敢之夫。若以貫革爲貴。則失所以習禮之意。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。持了弓矢。又審固。若射不貫革。其禮容自可取。豈可必責其貫革哉。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。語類

問射不主皮。楊氏曰。容節可習而能。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。不知如何。曰。楊氏大槩得之。但云容節。則是全不求中。又非射之意也。故因其詞而改此。

二字以補其闕耳。答汪長孺文集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

或問論語數段曰。依文解義。只消如此說。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。且如適閒公說愛禮存羊一段。須見得聖人意思大。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。聖人之心。却將那小費不當事。所惜者是禮。他所存者大。更看得這般意思出。方有益自家意思。方寬展。方有箇活動長進處。語類

事君盡禮章

如拜下禮也。今拜乎上。而孔子必拜乎下。此孔子盡

禮處。語類

君使臣以禮章

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。則臣事君以忠。此恐只是說汎然之臣。若任重之臣。恐不當如此說。曰。就人君而言。則如此說。但道理亦是如此。自是人主不善遇之。則下面人不盡心。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。則臣視君如腹心。道理是如此。義剛因問孟子此章。前輩皆謂有圭角。如何。安卿言孟子恐只

是爲戰國人君而設。曰。也是理當如此。自人臣言。固是不可不忠。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。若只以爲臣下當忠。而不及人主。則無道之君聞之。將謂人臣自是當忠。我雖無禮亦得。如此。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。後人好避形迹。多不肯分明說。却不知使上不盡禮。而致君臣不以善終。却是賊其君者也。若使君能盡禮。則君臣剗地長久。語類

關雎樂而不淫章

問關雎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於詩何以見之。曰。憂止

於輾轉反側。若憂愁哭泣。則傷矣。樂止於鐘鼓琴瑟。若沈湎淫泆。則淫矣。

問關雎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是詩人情性如此。抑詩之詞意如此。曰。是有那情性。方有那詞氣聲音。以上

語類
二條

哀公問社於宰我章

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。不知以木造主。還便以樹爲主。曰。看古人意思。只以樹爲社主。使神依焉。如今人說神樹之類。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

如何。曰。古人多用主命。如出行大事。則用絹帛。就廟社請神以往。如今魂帛之類。社只是壇。若有造主。何以藏之。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。

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。曰。諸家多如此說。却恐未然。恐只是宰我之辭。上有一曰字者。宰我解周人以粟之義。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。子聞之曰。成事不說。遂事不諫。既往不咎。蓋云駟不及舌。言豈可以輕發耶。言出宰我之口。入哀公之耳矣。豈可更諫而追之哉。以上語類二條

管仲之器小哉章

或說管仲器小章。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。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。豈肯侈然自肆。至於奢僭如此。曰。也不說道功烈卑時。不當如此。便是功大。亦不可如此。

問管仲之器小哉。集註云。度量褊淺。規模卑狹。曰。度量褊淺。是他容受不去了。容受不去了。則富貴能淫之。貧賤能移之。威武能屈之矣。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。

蕭景昭舉楊氏曰。道學不明。而王伯之畧。混爲一途。故聞管仲之器小。則疑其爲儉。以不儉告之。則又疑其知禮。先生曰。恐混爲一途之下。少些曲折。蓋當時人。但見有箇管仲。更不敢擬議他。故疑器小之爲儉。又疑不儉之爲知禮。

問管仲小器。曰。只爲他本領淺。只做得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之功。揚雄說得極好。大器其猶規矩準繩。無施不可。管仲器小。只做得這一件事。及三歸反坫等事。用處皆小。上蔡說得來太小。如曰。則其得

君而專政。夫豈以天下爲心哉。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。管仲又豈止如此。若如此。又豈能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大凡自正心誠意。以及乎天下。則其本領便大。今人只隨資稟去做。管仲資稟極高。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。所以做得許多事。自劉漢而下。高祖太宗亦是如此。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。不是自聖賢門戶來。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。以上語類四條

子語魯太師樂章

問始作翕如也。謂樂之初作。五聲六律。合同而奏。故曰翕如。從者放也。言聲音發揚出來。清濁高下。相濟而和。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。就中又各有條理。皦然而明。不相侵奪。既有倫理。故其聲相連續。而遂終其奏。言自始至終。皆條理如此。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。古樂既亡。無可考處。但是五聲六律。翕然同奏了。其聲音又純然而和。更無一聲參差。若有一聲參差。便不成樂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。若黃鐘一宮。合得姑洗等七聲。或少一聲也。

不得多一聲也不得。

語類

儀封人請見章

問古人相見。皆有將命之詞。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。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。是他如何便見得。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。如何從者見之後。便見得夫子恁地。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。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。吾未嘗不得見。他大段見得好人。多所以一見之頃。便見得聖人出。大抵當周之末。尚多有賢人君子在。故人得而見之。至之云。到孟子時。

事體又別。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。尚不知孟子。况其他乎。曰。然。語類

子謂韶盡美矣章

或問韶武美善。曰。德有淺深。舜性之。武王反之。自是有淺深。又舜以揖遜。武以征伐。雖是順天應人。自是有不盡善處。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。也不得。必欲美舜而貶武。也不得。又曰。舜武不同。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。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

而得天下不爲。是則同也。舜武同異。正如此。故武之德。雖比舜自有深淺。而治功亦不多爭。韶武之樂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。要得因此以觀其心。大凡道理。須寬心看。使各自開去。打疊了心。曾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。高者還他高。下者還他下。大者還他大。小者還他小。都歷歷落落。是多少快活。問善者美之實。曰。美是言功。善是言德。如舜九功。惟叙九叙。惟歌。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。此其功都一般。不爭多。只是德處。武王便不同。曰。未盡善。亦是

征伐處未滿意否。曰。善只說德。是武王身上事。不干征伐事。曰。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。曰。是。謝教曰。畢竟揖遜與征伐也。自是不同。征伐是箇不得已。曰。亦在其中。然不專就此說。淳曰。旣征伐底是了。何故又有不得已意。曰。征伐底固是。畢竟莫如此也好。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。其意亦可見矣。樂便是聖人影子。這處未盡善。便是那裏有未滿處。

或問盡善盡美。說揖遜征誅足矣。何以說性之反之處。曰。也要尋他本身上來。自是不同。使舜當武王時。畢竟更强似大武。使武王當舜時。必不及韶樂好。

問子謂韶盡美矣。章引程氏曰。堯舜湯武。其揆一也。征伐非其所欲。所遇之時然耳。使舜遇湯武之時。不知如何。曰。只怕舜德盛。人自歸之。若是大段負固。不得已也。須征伐。如伐苗是也。又問舜性之。湯武反之。地位亦自不同。曰。舜之德如此。又撞著好時節。武王德不及舜。又撞著不好時節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問未盡善也。註云：舜之德性之也。武王之德反之也。故其實有不同者。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。然其至焉則一而已。使武王於反之之後。猶有未盡渣滓。至於感格發露。著於樂聲。則其所反之工夫。必有未盡之處矣。曰：樂觀其深矣。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。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。舜與武王固不待論。今且論湯武。則其反之至與未至。恐須有別。此等處。雖非後學所敢輕議。然今但細讀其書。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。答劉季章文集

居上不寬章

子升問居上不寬。曰：寬字難識。蓋有政教法度。而行之以寬耳。非廢弛之謂也。如敬敷五教在寬。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。

居上而不寬。為禮而不敬。臨喪而不哀。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。蓋寬也。敬也。哀也。所謂本也。其本既亡。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。威儀進退之節。擗踊哭泣之數。皆無足觀者。若能寬能敬能哀了。却就他這寬敬哀中。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。若不寬不敬不

哀。則縱其他有是處。皆不在論量之限矣。如醋須是酸。方就他酸之中。看那箇酸。那箇淡。若只似水相似。更論量箇甚麼。無可說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里仁第四

里仁爲美章

或問里仁一篇。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。都是說仁。里仁爲美。是指言仁厚之俗。觀過斯知仁。是指言慈愛底仁。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。曰。雖是如此。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。如里有仁厚之俗。便那一里

之人。這心不大故走作。所以有仁厚之俗。觀過斯知仁。便也是這心。

問里仁爲美。論語孟子註不同。如何。曰。論語本文之意。只是擇居。孟子引來證擇術。又是一般意思。言里以仁者爲美。人之擇術。豈可不謹。然亦不爭多。問美是里之美。抑人之美。曰。如云俗美一般。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。便是那鄉村好。有箇鄉村人。不仁無廉無恥者多。便是那鄉村不好。這章也無甚奧義。只是擇居而已。以上語類二條

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

問既是失其本心。則便解濫淫。而必以久言之。何故。
曰。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。聖人說話穩。而今說
道他不仁。則約便濫。樂便淫。也有不便恁地底。

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。曰。安仁者。不知有仁。如帶
之忘腰。履之忘足。利仁者。是見仁爲一物。就之則
利。去之則害。以上語類二條

惟仁者能好人章

蕭景昭說此章。先生云。註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

是如何。答云。只是好惡當理。便是公正。先生曰。程
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。某恐人無理會得。故以無
私心解公字。好惡當於理解。正字。有人好惡當於
理。而未必無私心。有人無私心。而好惡又未必皆
當於理。惟仁者既無私心。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。
問惟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。好善而惡惡。天下之同情。
若稍有些子私心。則好惡之情。發出來便失其正。
惟仁者心中。渾是正理。見人之善者。則好之。見不
善者。則惡之。或好或惡。皆因人之有善惡。而吾心

廓然大公。絕無私係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。而好惡無不當理。故謂之能好能惡。曰。程子之言約而盡。公者心之平也。正者理之得也。一言之中。體用備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苟志於仁章

問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竊謂學者有志於仁。雖其趨向已正。而心念未必純善。而無過差。纔有過差。便即是惡。豈得言無。曰。志於仁。則雖有過差。不謂之惡。惟其不志於仁。是以前至於有惡。此志字不可草

草看。

先生問學者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。未足與議也。前面說志於仁。則能無惡。此段說志於道。而猶有此病。其志則一。而其病不同。如何。諸友言不合。曰。仁是最切身底道理。志於仁。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。所以必無惡。志於道。則說得來闊。凡人有志於學。皆志於道也。若志得來汎汎不切。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。又恥惡衣食。亦有數樣。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。又是一

先子全集卷六
三
搗。若恥惡衣惡食者。則是也。喫著得。只是怕人笑。羞不如人而已。所以不足與議。

苟志於仁矣。方志仁時。便無惡。若閒斷不志仁時。惡又生。或云。過非心所欲爲。惡則心所欲。曰。惡是誠中形外。過是偶然過差。以上語類三條

富與貴章

或問富貴不處。是安於義。貧賤不去。是安於命。曰。此語固是。但須知如何。此是安義。彼是安命。蓋吾何求哉。求安於義理而已。不當富貴而得富貴。則害

義理。故不處。不當貧賤而得貧賤。則自家義理已無愧。居之何害。富貴人所同欲。若不子細。便錯了。貧賤人所同惡。自家既無愧義理。若更去其中分疏。我不當貧賤。便不是。張子韶說。審富貴而安貧賤。極好。

富與貴。貧與賤。方是就至粗處說。後面無終食之間。違仁。與造次顛沛。必於是。方說得來細密。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。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。更無安頓處。更無可得說。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。貧

賤不去。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。方可說上至細處去。若見利則趨。見便則奪。這粗上不曾立得定。更說箇甚麼。正如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與貧而樂富。而好禮相似。若未能無諂無驕。如何說得樂與好禮。却是先就粗處說。上細上去。

子善問此章。曰。且如不處不去。若是資質好底。所見稍明。便於這裏也能見得。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仁底意思。不處不去。乃是立脚處好了。細密工夫方下得。若上面無立脚處了。其他可見。聖人之意。

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。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。方可。

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。前面幾段。更好熟看。令意脈接續。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。曰。苟且是時暫處。苟可以坐。苟可以立。令此心常存。非如大賓大祭時也。問曾子易簣。莫是苟且時否。曰。此正是顛沛之時。那時已不可扶持。要如此坐。也不能得。

周李卿問造次之義。曰。杜預謂造次之期。言草草不

成禮也。便是此意。左傳謂過信為次。亦只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。以上語類五條

我未見好仁者章

好仁者。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。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。故視天下之物。無以尚乎此。惡不仁者。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。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。故凡不仁之事。不使豪髮加諸已。若好仁而有以尚之。這便不是真好。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為。這便不是真惡。然好仁者。於不

仁非不惡。終是好底意思多。惡不仁者。於仁非不好。終是惡底意思重。好仁。非顏曾未。易言。惡不仁。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。

好仁惡不仁。只是利仁事。却有此二等。然亦無大優劣。只是好仁者。是資性渾厚底。惡不仁者。是資性剛毅底。好仁者。惻隱之心較多。惡不仁者。羞惡之心較多。聖人之意。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。又從而自解之曰。我意所謂好仁者。須是無以尚之。所謂惡不仁者。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是好之

篤惡之切。如此等人。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。又曰。伯夷是惡不仁底。柳下惠是好仁底也。無大故優劣。

好仁者無以尚之。言好之深。而莫有能變易之者。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。言惡之篤。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。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。皆是自已上事。非是專言好人之仁。惡他人之不仁也。

問此一章曰。好仁者與惡不仁者。雖畧有輕重。然惡不仁者。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。便亦是仁了。二

者以資稟言之。其寬弘靜重者。便是好仁底人。其剛毅特立者。便是惡不仁底人。時舉曰。利仁者卽是好仁者否。曰。好仁惡不仁。皆利仁者之事。時舉曰。蓋有之矣。我未之見也。是言未見用力底人。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。曰。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。用力於好惡者。固未之見。到資稟昏弱。欲進而不能者。亦未之見。可見用力者難得也。

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。曰。此心散漫放肆。打

一聳動時。便在這裏。能使得多少力。雖云用力。却不大故用力。

問好仁惡不仁。雖不可得。果能一旦奮然用力。不患力之不足。曰。須是立志爲先。這氣便隨他。敬義夾持。上達天德。問。一日用其力。將志氣合說如何。曰。用力說氣較多。志亦在上面了。志之所至。氣必至焉。這志如大將一般。指揮一出。三軍皆隨。只怕志不立。若能立志。氣自由我使。夫志氣之帥也。氣體之充也。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。恁地柔弱。亦只是

志不立。志立自是奮發敢爲。這氣便生。志在這裏。氣便在這裏。因舉手而言曰。心在這手上。手便暖。在這脚上。脚便暖。志與氣自是相隨。若真箇要求仁。豈患力不足。聖人又說道。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。可見昏弱之甚。如這般人也。直是少敬之問。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。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。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。有許多次第。所以深警學者否。曰。也不是深警學者。但言成德之事。已不可見。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。

以上語
類六條

人之過也章

問觀過知仁一章曰。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。謂如一人有過失。或做錯了事。便觀其是過於厚。是過於薄。過於厚底。雖是不是。然可恕。亦是仁者之類。過於薄底。便不得。便是不仁了。知仁。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。

問觀過知仁曰。先儒說得仁來大了。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。不知此仁字說較淺。不是仁者安仁之仁。

如有好底人。無私意而過。只是理會事錯了。便也見得仁在。不好底人。有私意。便無過。也不敢保他有仁。如禮記謂仁者之過。易辭。仁者之過。只是理會事錯了。無甚蹊蹺。故易說。不仁之過。是有私意。故難說。此亦是觀過知仁意。

聖人之言。寬舒無所偏失。如云觀過斯知仁。猶曰觀人之過。足知夫仁之所存也。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。則失聖人本意矣。禮記與仁同過之意。說得太巧。失於迫切。以上語類三條

來諭謂聖人教人。以自治爲急。如此言。乃有親切體
驗之功。此固是也。然聖人言知人處。亦不爲少。自
治固急。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。又謂
人之過。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。而疑伊川之說爲
未盡。伊川止是舉一隅耳。若君子過於廉。小人過
於貪。君子過於介。小人過於通之類。皆是。亦不止
於此四者而已也。但就此等處看。則人之仁不仁
可見。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。故聖人但言斯知仁
矣。此乃先儒舊說。爲說甚短。而意味甚長。但熟翫

之。自然可見。若如所論。固若親切矣。然乃所以爲
迫切淺露。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。且心既有此過
矣。又不舍此過。而別以一心觀之。旣觀之矣。而又
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。若以爲有此三物。遞
相看覷。則紛紜雜擾。不成道理。若謂止是一心。則
頃刻之間。有此三用。不亦息遽急迫之甚乎。答吳
晦叔
○文
集

朝聞道章

問朝聞道。道是如何。曰。道只是眼前分明白道理。

問集註云。道者事物當然之理。然嘗思道之大者。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。而其有親有義。有別有信。學者苟致一日之知。則孰不聞焉。而即使之死。則亦覺未甚濟得事。然而所謂道者。果何處真切至當處。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。亦無憾。曰。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閒。但公說未甚濟事者。第恐知之或未真耳。若是知得真實。必能信之篤。守之固。幸而未死。則可以充其所知。爲聖爲賢。萬一卽死。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。如禽獸然。是以

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。曰。所謂聞者。莫是大而天地。微而草木。幽而鬼神。顯而人事。無不知否。曰。亦不必如此。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。則可矣。其多與少。又在人學力也。曰。看得此章。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。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。若將此二句來反之。曰。若人一生而不聞道。雖長生亦何爲。便自明白。曰。然。若人而聞道。則生也不虛。死也不虛。若不聞道。則生也枉了。死也枉了。

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此聞是知得到。信得及。方是聞道。

故雖死可也。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。若如此便死。亦可謂枉死了。

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。死得是也。不知如何。曰。朝聞道則生得是。死便也。死得是。若不聞道。則生得不是。死便也。恁地。若在生仰不愧。俯不忤。無纖豪不合道理處。則死如何不會是。

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。無閒於死生。曰。如何是無閒於死生。曰。若聞道。生也得。死也得。曰。若聞道而死。方是死得是。死是。則在生也都是。若不聞道。在

生也。做不是。到死也不是。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。生也是這理。死也只是這理。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。百端費力。要掃除這理。教無了。一生被這理撓。一生被這心撓。問伊川說此一段。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。君子行法俟命。是此意否。曰。這是兩項。動容周旋中禮。這是聖人事。聞道自不足以言之。自與道爲一了。自無可得聞。行法以俟命。是見得了。立定恁地做。問伊川云。得之於心。是爲有得。不待勉強。學者須當勉強。是如何。曰。這

兩項又與上別。這不待勉強。又不是不勉而中。從
容中道。只是見得通徹透。做得順便。如所謂樂循
理底意思。問曾子易簣。當時若差了這一著。喚做
聞道不聞道。曰。不論易簣與不易簣。只論他平日
是聞道與不聞道。平日已是聞道。那時萬一有照
管不到也。無奈何。問若果已聞道。到那時也不到
會放過。曰。那時是正終大事。既見得自然不放過。
以上語
類五條

士志於道章

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。既是志道。如何尚如此。曰。
固有這般半上落底人。其所謂志。也是志得不
力。只是名為志道。及外物來誘。則又遷變了。這箇
最不濟事。語類

君子之於天下也章

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。曰。義是吾心所處之
宜者。見事合恁地處。則隨而應之。更無所執也。
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。果有所倚乎。如何看。義剛
云。只是隨事物去量度。不是倚於義。曰。只是把心

去看是與不是。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。皆是無所容心。但聖人是有箇義。佛老是聽其自然。是恁地否。曰。聖人也不說道可。也不說道不可。但看義如何耳。佛老皆不賭。是我道可便是可。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。只由在我說得。以上語類二條無適無莫。敬夫云。或曰。異端無適無莫。而不知義之與比。失之矣。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。正以其有適有莫也。某謂異端有適有莫。蓋出於程子之言。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。亦謝氏之說。言雖不同。

而各有所指。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。若論先後。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。故徇其私意以為可。否。而反為有適有莫。既有適莫。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。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義之與比。但言惟義是從耳。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。則親比之。恐非文意。答都昌縣學諸生以上文集二條

君子懷德章

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。看尹子之說得之。若一串說底。便添兩箇則字。惠字下又著添字。又問懷刑。曰。

只是君子心常存法。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。小人便思量甜底。又有一說。懷刑作恤刑。懷德作施德。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。

君子懷刑。如禮記所謂畏法令。又如肅政教之類。皆是。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。是否。曰。不必如此說。只此懷刑一句。亦可為善。如違條礙貫底事。不做。亦大段好了。以上語類一條

放於利而行章

放於利而行多怨。只是要便宜底人。凡事只認自家

有便宜處做。便不恤他人。所以多怨。

放於義而行。只據道理做去。亦安能盡無怨於人。但識道理者。須道是。雖有怨者。如何恤得他。若放於利。則悖理徇私。其取怨之多必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能以禮讓為國章

不能以禮讓為國。是徒能進退可觀。容止可度。及到緊要處。却不能讓。雖有這繁文末節處。亦無用。亦不得謂之禮。

問讓者禮之實也。莫是辭讓之端。發於本心之誠然。

故曰讓是禮之實。曰是若玉帛交錯。固是禮之文。而擎跪曲拳升降俛仰也。只是禮之文。皆可以偽爲。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。這却偽不得。既有是實。自然是感動得人心。若以好爭之心。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。如何感化得他。問如禮何一句。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。今說讓是禮之實。則此句尤分明。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闊畧。以上語類二條

不患無位章

不患無位。患所以立。猶云不怕無官做。但怕有官不

會做。若有致君澤民之具。達則行之。無位非所患也。

不患莫已知。求爲可知也。不患人之不已知。患不知人也。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。只是教人不求知。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。看聖人語意了。又看今人用心。也有務要人知者。只是看這語意差。便要如此。所謂求爲可知。只是盡其可知之實。非是要做些事。便要夸張以期人知。這須看語意。如居易以俟命也。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。看命如何。

却不是說關門絕事。百撓都不管。安坐以待這命。
以上語
類二條

子曰參乎章

問一以貫之。曰。且要沈潛理會。此是論語中第一章。
若看未透。且看後面去。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。不
要忘却。久當自明矣。

問一貫之說。曰。須是要本領是。本領若是。事事發出
來皆是。本領若不是。事事皆不是也。

或問一貫。曰。如一條索。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。

只是未串耳。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。未經數。便把
一條索與之。亦無由得串得。

一以貫之。猶言以一心應萬事。忠恕是一貫底注脚。
一是忠。貫是恕底事。

忠恕一貫。忠在一上。恕則貫乎萬物之間。只是一箇
一。分著便各有一箇一。老者安之。是這箇一。少者
懷之。亦是這箇一。朋友信之。亦是這箇一。莫非忠
也。恕則自忠而出。所以貫之者也。

忠是一。恕是貫。忠只是一箇真實。自家心下道理直

是真實。事事物物。接於吾前。便只把這箇真實。應副將去。自家若有一豪虛偽。事物之來。要去措置他。便都不實。便都不合道理。若自家真實。事物之來。合小便小。合大便大。合厚便厚。合薄便薄。合輕便輕。合重便重。一一都隨他。面分應副將去。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。

道夫竊謂夫子之道。如太極。天下之事。如物之有萬。物雖有萬。而所謂太極者。則一。太極雖一。而所謂物之萬者。未嘗虧也。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。

之妙。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。不知是否。曰。太極便是一。到得生兩儀時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。生四象時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。生八卦時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。

問忠恕一貫。曰。不要先將忠恕說。且看一貫底意思。如堯之克明峻德。黎民於變時雍。夫子立之斯立。動之斯和。這須從裏面發出來。方會如此。曾子工夫已到。如事親從兄。如忠信講習。千條萬緒。一身親歷之。聖人一點。他便醒。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。

出來。如夜來守約之說。只是曾子篤實。每事必反諸身。所謂孝。所謂禮。必窮到底。若只守箇約。却沒貫處。

論恕云。若聖人只是流出來。不待推。

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。曰。他只見得一事一理。不知只是一理。曰。使孔子不提之。久還自知否。曰。知。盡已爲忠。推已爲恕。忠恕本是學者事。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。今且粗解之。忠便是一恕。便是貫。有這忠了。便做出許多恕來。聖人極誠無妄。

便是忠。問聖人之忠。卽是誠否。曰。是。聖人之恕。卽是仁否。曰。是。問在學者言之。則忠近誠。恕近仁。曰。如此。則已理會得好了。若中庸所說。便正是學者忠恕。道不遠人者是也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只是取諸已而已。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。爲充擴得去底氣象。此是借天地之恕。以形容聖人之恕否。曰。是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一元之氣。流行不息處。便是忠。

如忠恕處。前輩說甚多。惟程先生甚分曉。因問集註

說忠恕。謂盡己之謂忠。推己之謂恕。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。在聖人則至誠無息。而萬物各得其所也。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。不知如何。曰。皆只是這一箇。學者是這箇忠恕。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。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。但聖人熟。學者生。聖人自胷中流出。學者須著勉強。然看此忠恕二字。本爲學者做工夫處說。子思所謂違道不遠。正謂此也。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。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。是卽此之淺近。而明彼之高深也。

蜚卿問恕字。古人所說有不同處。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便與大學之絜矩。程子所謂推己。都相似。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及大學中說有諸己。而後求諸人。却兼通不得。如何。曰。也只是一般。但對副處別。子細看便可見。今人只是不會子細看。某當初似此類。都逐項寫出。一字對一字看。少開。紙上底通。心中底亦脫然。且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各正性命底。便如乾道變化底。所以爲恕。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。如心之義如何。曰。萬物之

心。便如天地之心。天下之心。便如聖人之心。天地之生萬物。一箇物裏面。便有一箇天地之心。聖人於天下。一箇人裏面。便有一箇聖人之心。聖人之心。自然無所不到。此便是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聖人之忠恕也。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便是推己之心。做到那物上。賢者之忠恕也。這事便是難。且如古人云。不廢困窮。不虐無告。自非大無道之君。孰肯廢虐之者。然心力用不到那上。便是自家廢虐之。須是聖人。方會無一處不到。又問以己及物仁

也。推己及物恕也。上句是聖人之恕。下句是賢者之恕。否曰。上箇是聖人之恕。下箇賢者之仁。聖人之恕。便是衆人之仁。衆人之仁。便是聖人之恕。忠恕一段。明道解得極分明。其曰。以己及物仁也。推己及物恕也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。分明自作一截說。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。却是言聖人之忠恕。故結云。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。動以天爾。若曰。中庸之言。則動以人爾。

問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忠也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恕

也。曰。恕字。正在兩隔界頭。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。推已之謂恕。便分明。恕是推已及物。使各得其所處。盡物之謂信。譬如元氣。八萬四千毛孔。無不通貫。是恕也。又曰。一以貫之。只是萬事一理。伊川謂言仁義亦得。蓋仁是統體。義是分別。某謂言禮樂亦得。樂統同。禮辨異。言畢。復抗聲而誦曰。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。合同而化。而樂興焉。

問侯氏云。盡物之謂恕。程子不以爲然。何也。曰。恕字

上著盡字不得。恕之得名。只是推已。盡物。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。自別。

亞夫問忠恕而已矣。曰。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。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。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。學者忠恕。便待推方得。才推。便有比較之意。聖人更不待推。但老者安之。少者懷之。朋友信之。便是聖人地位。如一泓水在此。自然分流四出。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。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。趙至道云。如所謂堯舜之道。孝弟否。曰。亦是。

但孝弟是平說。曾子說忠恕。如說小德川流大德
敦化一般。自有交關妙處。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。
惟孔子與曾子曉得。自後千餘年。更無人曉得。惟
二程說得如此分明。其門人更不曉得。惟侯氏謝
氏曉得。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。却與胡籍溪范
直閣說。二人皆不以為然。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
來如此分明。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。直卿云。聖人
之忠。是天之天。聖人之恕。是天之人。忠恕只是學
者事。不足以言聖人。只是借言爾。猶云。亶亶文王。

文王自是純亦不已。亶亶不足以言之。然亶亶便
有純亦不已意思。又云。忠猶木根。恕猶枝葉條幹。
忠恕一以貫之。曾子假忠恕二字。以發明一貫之理。
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。看禮記諸書。曾子那事不
理會來。但未知所以一。故夫子於此告之。而曾子
洞然曉之。而無疑。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
註云。彼以行言。此以知言。是就二子所到上說。如
何。曰。看上下語脈是如此。夫子告曾子。曾子只說
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這就行上說。夫子告子貢。

乃云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這是只就知上說。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。心之爲物。實主於身。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。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。渾然在中。隨感而應。以至身之所具。身之所接。皆有當然之則。而自不容已。所謂理也。元有一貫意思。曰。然。施之君臣。則君臣義。施之父子。則父子親。施之兄弟。則兄弟和。施之夫婦。則夫婦別。都只由這箇心。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。又云。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。化生萬物。五殊二實。二本

則一。亦此意。又云。如千部文字。萬部文字。字字如此好。面面如此好。人道是聖賢。逐一寫得如此。聖人告之曰。不如此。我只是一箇印板。印將去。千部萬部。雖多。只是一箇印板。又云。且看論語。如鄉黨等處。待人接物。千頭萬狀。是多少般。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。做出去。明道說忠恕。當時最錄得好。公謹問。莫是曾子守約。故能如此。曰。不然。却是曾子件件會做來。所以知。若不會躬行踐履。如何識得。公謹復問。是他用心於內。所以如此。曰。只是朴實

頭去做了。夫子告人，不是見他不曾識，所以告他。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，所以告他。子貢是識得多，所以告他。忠如瓶中之水，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。忠是洞然明白，無有不盡。恕是知得爲君推其仁以待下，爲臣推其敬以事君。

曾子是事實上做出，子貢是就識上見得。看來曾子從實處做，一直透上去。子貢雖是知得，較似滯在知識上。

子貢平日，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。於見識上做得亦到。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，故問之。子貢方以爲疑，夫子遂以一貫告之。子貢聞此，別無語，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。自今觀之，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，亦須是他承當得。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。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，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。夫子舍二人之外，別不會說，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。所謂一者，對萬而言。今却不可去一上尋，須是去萬上理會。若只見夫子語一貫，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，只理

會一。不知却貫箇甚底。以上語類二十二條

所謂忠恕者。乃曾子於一貫之語。默有所契。因門人之間。故於所見道體之中。指此二事。日用最切者。以明道之無所不在。所謂已矣者。又以見隨寓各足。無非全體也。忠恕兩字。在聖人有聖人之用。在學者有學者之用。如曾子所言。則聖人之忠恕也。無非極致。二程所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天地變化。草木蕃者。正所以發明此義也。如夫子所以告學者。與子思中庸之說。則為學者言之也。故明道

先生謂曾子所言。與違道不遠異者。動以天爾。蓋動以天者。事皆處極。曾子之所言者是也。學者之於忠恕。未免參較彼已。推已及人。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。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。同日而語也。若曾子之所言。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。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。未嘗有二。所以為一貫也。然此所謂異者。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。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。苟下學而上達焉。則亦豈有所隔闕哉。與范直閣誠字。以心之全體而言。忠字。以其應事接物而言。此義

理之本名也。若曾子之言忠恕。則是聖人之事。故其忠與誠。恕與仁。得通言之。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。在聖人。則為以己及物矣。

答程允夫

忠恕二字。其本義只是學者眾人之事。曾子所言。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。程子之言。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。以明聖人之事。須作三節看。見得各有下落。則一章之指。自通貫矣。更徐翫之。非欲速所能達也。答曾擇之

問參乎章。伊川先生曰。盡己之謂忠。推己之謂恕。忠

體也。恕用也。而明道先生云。忠恕兩字。要除一箇除不得。而吾夫子嘗曰。行之以忠。是除恕字也。又曰。其恕乎。是除忠字也。此一疑也。又忠恕果可以盡一。一果止於忠恕乎。曰。此一段。是論語中第一義。不可只如此看。宜詳味之。行之以忠。行處便是恕。其恕乎。所以恕者便是忠。所以除不得也。忠恕相為用之外。無餘事。所以為一。故夫子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而曾子曰。忠恕而已矣。而已矣者。竭盡而無餘之詞也。答都昌縣學諸生。以上文集四條。

君子喻於義章

問喻於義章曰。小人之心。只曉會得那利害。君子之心。只曉會得那義理。見義理底。不見得利害。見利害底。不見得義理。

文振問此章曰。義利只是箇頭尾。君子之於事。見得是合如此處。處得其宜。則自無不利矣。但只是理會箇義。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。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。却不理會事之所宜。往往兩件事都有利。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。得分蒙。便去做那一件。

君子之於義。見得委曲透徹。故自樂爲。小人之於利。亦是於委曲纖悉閒。都理會得。故亦深好之也。喻義喻利。只是這一事上。君子只見得是義。小人只見得是利。如伯夷見飴。曰。可以養老。盜跖見之。曰。可以沃戶樞。蓋小人於利。他見這一物。便思量做一物事用。他計較精密。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。緣是他氣稟中。自元有許多麤糟惡濁底物。所以纔見那物事。便出來應他。這一箇穿孔。便對那箇穿孔。君子之於義。亦是如此。或曰。伊川云。惟其深喻。

是以篤好。若作惟其篤好。是以深喻也得。曰。陸子靜說。便是如此。以上語類三條

見賢思齊焉章

見賢思齊焉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。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。如此方是有益。語類

事父母幾諫章

問幾諫。曰。幾。微也。只是漸漸細密諫。不恁峻暴硬要闢截。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。便是解此意。又敬不違。不違。是主。那諫上說敬。已是順了。又須委

曲作道理以諫。不違去了。那幾諫之意也。

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。州閭寧熟諫。將來說勞而不怨。禮記說勞字。似作勞力說。如何。曰。諫了又諫。被撻至於流血。可謂勞矣。所謂父母愛之。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。勞而不怨。勞。只是一般勞。問幾。微也。微諫者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。見得孝子深愛其親。雖當諫過之時。亦不敢伸己之直。而辭色皆婉順也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。便又起敬起孝。使父母歡悅。不待父母

有難從之辭色。而後起敬起孝也。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。甚至怒而撻之流血。可謂勞苦。亦不敢疾怨。愈當起敬起孝。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。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。雖遇諫過之時。亦當如此。甚至勞而不怨。乃是深愛其親也。曰。推得也好。又云。又敬不違者。上不違微諫之意。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。下不違欲諫之心。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。其心心念念。只在於此。若見父母之不從。恐觸其怒。遂止而不諫者。非也。欲必諫。遂至觸其怒。亦

非也。以上語類四條

問又敬不違。非從父之令。謂事親以禮。無違於禮也。所謂起敬起孝。曰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則不得已。而從父之令者有矣。勞而不怨。則所謂悅則復諫。不敢疾怨也。若不從而遂違之。則父子或至相夷

矣。答程允夫文集

父母在章

問父母在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曰。爲人子。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。父母愛子之心。未嘗少置。人子愛親之

心亦當跬步不忘。若是遠遊，不惟父母思念之切。人子去親庭既遠，溫清定省之禮，自此閒闊，所以不遠遊。如或有事勢須當遊，亦必有定所。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，召已則必至而無失。語類

父母之年章

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只是這一事上，既喜其壽，只這壽上，又懼其來日之無多。註中引既喜其壽，又懼其衰，微差些，如此却是兩事矣。語類

古者言之不出章

人之所以易其言者，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。若恥，則自是力於行，而言之出也，不敢易矣。這箇只在恥上。語類

以約失之章

問以約失之者鮮。凡人須要檢束，命入規矩準繩，便有所據守。方少過失，或是侈然自肆，未有不差錯。曰說得皆分明。語類

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，非徒簡而已。上蔡說得好。

○答會擇之文集

君子欲訥於言章

問言懼其易故欲訥。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。行懼其難故欲敏。敏者力行而不惰也。曰然。語類

德不孤章

問德不孤必有鄰。鄰是朋類否。曰然。非惟君子之德有類。小人之德亦自有類。

論語中德不孤。是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吉人為善。便自有吉人相伴。凶德者。亦有凶人同之。是德不孤。必有鄰也。易中德不孤。謂不只一箇德。蓋內直而

外方。內外皆是德。故不孤。是訓爻辭中大字。若有敬而無義。有義而無敬。即孤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事君數章

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。恐交際之間。如諂媚之類。亦是數。不止是諫。曰。若說交際處煩數。自是求媚於人。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。是不消說。以諫而數者。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。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。語類

問事君數斯辱矣。胡氏曰。事君諫不行云云。某竊以

為事君而納忠。交友而責善。職所當然。而心之不能已者。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。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。未知如何。曰。胡氏說盡人情。未有不是處。答潘

子善。文集。

問。胡氏說盡人情。未有不是處。答潘子善。文集。胡氏說盡人情。未有不是處。答潘子善。文集。胡氏說盡人情。未有不是處。答潘子善。文集。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七

論語四子也。謂其人。雖欲深居。固不可得。其言曰。自

公冶長第五。平。長。夫。公。冶。長。之。女。也。亦。許。嫁。也。未

見。南。子。謂。公。冶。長。章。又。味。只。之。女。也。之。音。來。文。也。

問公冶長可妻。伊川以避嫌之事。賢者不為。况聖人乎。自今人觀之。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。曰。聖人正。大。道。理。合。做。處。便。做。何。用。避。嫌。問。古。人。門。內。之。治。恩。掩。義。門。外。之。治。義。斷。恩。寓。恐。閨。門。中。主。恩。

怕亦有避嫌處。曰。固是主恩。亦須是當理方可。某看公。浙人多要避嫌。程子所謂年之長幼。時之先後。正是解或人之說。未必當時如此。大抵二人都。是好人可托。或先是見公治長。遂將女妻他。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。又把兄之女妻之。看來文勢。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。兄之女少。在後嫁。亦未可知。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。實是如此。問子謂南容章。集注云。以其謹於言行。如其三復白圭。固見其謹於言矣。謹於行處。雖未見。然言行實

相表裏。能謹於言。必能謹於行矣。曰。然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。長之可妻。以其平昔之行也。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。曰。雖嘗陷於縲紲。而非其罪。則其平昔之行可知。

答程允夫文集

子謂子賤章

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。曰。居鄉而多賢。其老者。吾當尊敬師事。以求其益。其行輩與吾相若者。則納交取友。親炙漸磨。以涵養德性。薰陶氣質。

問子謂子賤章。曰。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。若人。

此君子亦是大槩說。如南宮适出。子曰君子哉。若人一般。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。有大槩說。如言賢者之類。若言子賤為君子。而子貢未至於不器。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。又子賤因魯多君子。而後有所成就。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。以上

語類
二條

子貢問賜也何如章

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。若非止於一能者。如何却以器目之。莫是亦有窮否。曰。畢竟未全備。語類

或曰雍也章

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。如何。曰。孔子既不保他。必是也有病痛。然這一章。是不佞要緊。佞不是諂佞。是箇口快底人。事未問是不是。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。子曰是故惡夫佞者。子路未問是與不是。臨時撰得話來也好。可見是佞。

問為人君止於仁。若是未仁。則不能視民猶已。而不

足爲君。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。而又曰未知其仁。如何。曰言仁有粗細。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。有就性上說底。這箇便較細膩。若有一豪不盡。不害爲未仁。只是這箇仁。但是那箇是淺底。這箇是深底。那箇是疎底。這箇是密底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使漆雕開仕章

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。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。斯是指箇甚麼。未之能信者。便是於這箇道理。見得未甚透徹。故信未及。看他意思。便把箇仕都輕

看了。

或問吾斯之未能信。曰知得深。便信得篤。理合如此者。必要如此。知道不如此。便不得如此。只此是信。且如人孝。亦只是大綱說孝。謂有些小不孝處。亦未妨。又如忠。亦只是大綱說忠。謂便有些小不忠處。亦未妨。卽此便是未信。此是漆雕開心上事。信與未信。聖人何緣知得。只見他其才可仕。故使之仕。他揆之於心。有一豪未得。不害其爲未信。仍更有志於學。聖人所以說之。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

於小成何也。曰。據他之才。已自可仕。只是他不伏如此。又欲求進。譬如一株樹。用爲椽桁。已自可矣。他不伏做椽桁。又要做柱。便是不安於小成也。信者。自保得過之意。知與行皆然。自保得知得。自保得行得。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。然亦不敢自保如此。故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蓋其絲豪隱微之間。自知之爾。

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。斯是甚底。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。只是信未及。他眼前看得闊。只是踐履未純。

熟。他是見得箇規模大。不入這小底窠坐。曾皙被他見得高。下面許多事。皆所不屑爲。到他說時。便都恁地脫灑。想見他只是天資高。便見得恁地。都不曾做甚工夫。却與曾子糲反。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。到下梢方有所禱。曾皙末流。便會成莊老。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。只是論語載不全。

問吾斯之未能信。曰。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。全無些疑慮。他看得那仕與不仕。全無緊要。曾點亦

然。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。看見那做諸侯
卿相不是緊要。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。是他自看
得沒緊要。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。居官只見居
官利害。全不見道理。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。見那
居官利害都沒緊要。仕與不仕何害。

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。如何是已見大意。曰。是他
見得大了。便小合殺不得。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
可見。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。如何便見得他已見
大意處。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。且說斯字如

何。啻等各以意對。曰。斯只是這許多道理。見於日
用之間。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。信是雖已見得
如此。却自斷當恐做不盡。不免或有過差。尚自保
不過。雖是知其已然。未能決其將然。故曰吾斯之
未能信。

曾點開闊。漆雕開深穩。

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。若論見處。開未必如點透徹。
論做處。點又不如開著實。邵堯夫見得恁地。却又
只管作弄去。以上語類八條

所論曾點大意則然。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。則未必然。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。自覺有未盡耳。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。未至如曾點之從容。然其工夫精密。則恐點有所不逮也。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。大槩不相上下。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習襟灑落處。却未有益。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。覺得極辛苦不快活。便漸見好意思也。答曾擇之文集

道不行章

問子路資質剛毅。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。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。曰。也只緣他好勇。故凡事粗率。不能深求細繹。那道理。故有此事。語類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

仲由可使治賦才也。不知其仁。以學言也。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。而聖人皆不之許。但許其才云云。曰。大槩是如此。又問雖全體未是仁。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。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。曰。不然。蓋纔說箇仁字。便用以全體言。若一事上能

先子全書卷七
盡仁。便見他全體是仁了。若全體有虧。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。纔說箇仁字。便包盡許多事。無不當理無私了。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。聖人只稱其才。

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。求也可使爲宰。後來求乃爲季氏聚斂。由不得其死。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。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。未論到心德處。看不知其仁之語。裏面却煞有說話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謂子貢曰章

問回賜孰愈一段。大率比較人物。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。如子貢之在孔門。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。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。豈以其見識敏悟。雖所行不逮。而所見亦可幾及與。曰然。聖人之道。大段用敏悟曉得時。方擔荷得去。如子貢雖所行未實。然他却極是曉得。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。緣他曉得。故可以擔荷得去。雖所行有未實。使其見處更長一格。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。聖門自曾顏而下。便用還子貢。如冉閔非無德行。然終是曉不

先子全書卷七
甚得。擔荷聖人之道不去。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。意蓋如此。

居父問回也。聞一知十。卽始見終是如何。曰。知十亦不是。聞一件定知得十件。但言知得多。知得周徧。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。曰。聖人固生知。終不成更不用理會。但聖人較之顏子。又知得多。今且未要說聖人。且只就自家地位看。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。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。況於其他。

顏子明睿所照。子貢推測而知。此兩句當翫味。見得優劣處。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。子貢只是暗度想像。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。只能聞一知二。顏子雖是資質純粹。亦得學力。所以見得道理分明。凡人有不及人處。多不能自知。雖知亦不肯屈服。而子貢自屈於顏子。可謂高明。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。

明睿所照。如箇明鏡在此。物來畢照。推測而知。如將些子火光。逐些子照去推尋。以上語類四條

吾未見剛者章

吾未見剛者。慾與剛正相反。若耳之欲聲。目之欲色。之類。皆是欲。才有些被他牽引去。此中便無所主。焉得剛。或者以申根爲剛。必是外面悻悻自好。聖人觀人。直從裏面看出。見得他中無所主。只是色莊。要人道好。便是慾了。安得爲剛。

或問剛與悻悻何異。曰。剛者外面退然自守。而中不拙於慾。所以爲剛。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。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。此便是慾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

問子貢欲無加諸人。夫子教之勿施於人。何以異。曰。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。伊川說仁也恕也。看得精。

語類

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伊川解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仁也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諸人。恕也。又語錄曰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諸人。正解此兩句。又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恕也。近於仁矣。然未

至於仁也。以有欲字耳。前以爲仁。後以爲恕而未仁。二義不同。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。則我欲仁斯仁至矣。亦有欲字。不知如何。曰。二先生說經。如此不同處亦多。或是時有先後。或是差舛。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。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。蓋其義理最長。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。尤可信也。欲仁之欲。與欲無加諸人之欲。文意不同。不可以相比。更推詳之。答石子重

○文集

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

子貢性與天道之歎。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。又見其言及此。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。

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。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。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。何故不可得聞。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。曰。這般道理。自是未消得理會。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。這處熟。性天道自可曉。又問子貢旣得聞之後。歎其不可得聞。何也。曰。子貢亦用功至此。方始得聞。若未行得淺近者。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。教聖人

只管說這般話。亦無意思。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。若只管說要如何。聖人於易。方略說到這處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只看這處。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。又舉子所雅言。詩書執禮。皆雅言也。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。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。

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。先生何故不取。曰。程先生不曾恁地說。程先生說得實。他說得虛。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。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。則性天道在其間否。曰。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。

然聖人教人。也不恁地。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。如天命之謂性。便是分明指那性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便是說道理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便是性與天道。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路有聞章

問子路有聞。未之能行。唯恐有聞。因舉子路數事。以明子路好學如此。而仕衛之出處。乃如彼。曰。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。不須如此牽二三說。不知

要就此處學。子路未之能行。唯恐有聞。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。如此看。恐將本意失了。就此言之。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。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。到得聞其正名處。却鶻突。學者正要看他這處。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。又曰。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。子路急於爲善。唯恐行之不徹。譬如人之飲食。有珍羞異饌。須是喫得盡方好。若喫不透。亦徒然。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。今人唯恐不聞。既聞得了。寫在冊子上便了。不去行處著工夫。

語類

子貢問曰孔文子章

問孔文子孔姑之事。如此不好。便敏而好學。不恥下問。濟得甚事。而聖人取之何也。曰。古人諡法甚寬。所謂節以一惠。言只有一善亦取之。節者。節略而取其一善也。孔文子固是不好。只節此一惠。則敏學下問。亦是他好處。

問孔文子之諡。曰。古人有善雖多。而舉一以爲諡。如有十事皆善。只舉一善可以包之。如九事不善。只有一善。則亦可以一善爲諡。皆無一善。而後名之。

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。如貞惠文子。睿聖武公。

皆是饒兩字了。周末王亦有二字諡。以上語類二條

此章固因論諡而發。然人有一善之可稱。聖人亦必

取之。此天地之量也。答陳安卿文集

子謂子產章

問子產溫良慈愷。莫短於才否。曰。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。安得謂短於才。子產政事盡做得好。不專愛人。做得不是。他須以法治之。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。偶一事如此耳。

問其使民也。義如都鄙有章。上下有服。田有溝洫。廬

井有伍之類。謂為之裁處得是當。使之得其定分

也。曰。義字說得未是。義字有剛斷之意。其養民則

惠。使民則義。惠字與義字相反。便見得子產之政

不專在於寬。就都鄙有章處看得。見義字在子產

上。不在民上。以上語類二條

臧文仲居蔡章

山節藻梲。為藏龜之室。以瀆鬼神。便是不知。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。但一向靠那上去。便是無意智了。

如祀爰居。是見一鳥飛來。便去祀他。豈是有意智。看他三不知。皆是瀆鬼神之事。山節藻梲。不是僭。若是僭時。孔子當謂之不仁。臧文仲在當時。既沒其言立。人皆說是非常底人。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。此篇最好看。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。語類

子張問曰。令尹子文文章。

或問令尹子文之忠。若其果無私意。出於至誠惻怛。便可謂之仁否。曰。固是。然不消泥他事上說。須看他三仕三已。還是當否。以舊政告新令尹。又須看

他告得是否。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。故其小節有不足取。如管仲之三歸反坫。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。以其立義正也。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。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。譬如仗節死義之人。視坐亡而立化者。雖未必如他之脩然。然大義却是。彼雖去得好。却不足取也。

問子文之忠。文子之清。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。如仁却是全體。所以不許他。曰。也。恁地說不得。如三仁。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。畢竟一事做得是

時。自可以見其全體。古人謂觀鳳一羽。足以知其五色之備。如三子之事。皆不可見。聖人當時許之。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。若二子之事。今皆可考。其病敗亦可見。以表證裏。則其裏也可知矣。

問子文之忠。文子之清。未知焉得仁。曰。此只就二子事上說。若比干伯夷之忠清。是就心上說。若論心時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。若無讓國諫討之事。亦只是仁人。蓋二子忠清。元自仁中出。若子文文子。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。是清與忠。不知其如何得

仁也。又曰。夫欲論仁。如何只將一兩件事。便識得此人破。須是盡見得他表裏。方識得破。

問五峯問南軒。陳文子之清。令尹子文之忠。初無私意。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。枅嘗思之。而得其說曰。仁之體大。不可以一善名。須是事事盡合於理。方謂之仁。若子文之忠。雖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已之時。然其君僭王竊號。而不能正救。文子之清。雖棄十乘而不顧。然崔氏無君。其惡已著。而略不能遏止之。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。能於其小而不能於

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。曰。讀書不可不子細。如公之說。只是一說。非聖人當日本意。夫仁者心之德。使二子而果無私心。則其仕已而無喜愠。當不特謂之忠。而謂之仁。棄十乘而不居。當不特謂之清。而謂之仁。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。正以其事雖可觀。而其本心。或有不然也。

令尹子文陳文子等。是就人身上說仁。若識得仁之統體。卽此等不難曉矣。或曰。南軒解此。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。如今尹子文陳文子。以終身之事求

之。未能無私。所以不得爲仁。曰。孔子一時答他。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。只據子張所問底事。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。未知是未能無私。孔子皆不得而知。故曰未知焉得仁。非是以仕已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。這要在心上求。然以心論之。子文之心。勝文子之心。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。便是不仁。文蔚曰。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曰。便是要見得到此。以上語類五條

問令尹子文之忠。陳文子之清。固非不仁者之所能

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。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。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。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。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。亦有不盡之意矣。曰。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。故但可謂之忠清。而未得爲仁。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。若不如此看。卽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。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。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。答劉季章

問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。陳文子之清。使聖

人爲之。是仁否。先生曰。不然。聖人爲之。亦只是清忠。先生解云。心德全體。非事爲一節可論。但二子之清忠。使聖人爲之。固只是清忠。莫亦是仁中之清忠。與二子異。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。某謂二人旣未仁。則清忠亦未至。似此反觀之如何。曰。此說得之。答鄭子上。○以上文集二條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

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。曰。思之有未得者。須著子細去思。到思而得之。這方是一思。雖見得已是。又

須平心更著思一遍。如此則無不當者矣。若更過思。則如秤子稱物相似。推來推去。輕重却倒不定了。

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。賀孫曰。向看公冶長一篇。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。覺得於人情未甚安。曰。是如何未安。如今看得如何。曰。向看得如乞醯事也。道是著如此委曲。三思事也。道是著如此審細。如今看來。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。曰。便是這般所在。本是平直易看。只緣被人說得支蔓。故學者

多看不見這般所在。如一件物事相似。自恁地平。正正更不著得些子蹺欹。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。却都勞攘了。凡事固是著審細。才審一番。又審一番。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。少閒纔去計較利害。千思百算。不能得了。少閒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。問這差處。是初閒略有些意差。後來意上生意。不能得了。曰。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。才計較利害。莫道三思。雖百思也。只不濟事。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。所以人欲只管熾。義理只管

滅。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。只教人以正信勝之。此可破世俗之論。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。如何說得到這裏。若不是他堅勁峭絕。如何說得到這裏。又云。聖人於微處。一一指點出來教人。他人看此二章。也只道是似閑。以上語類二條問再思可矣。再字未詳。如何方是一番思。如何方是再番思。曰。事到面前便斷置了。是一番思。斷置定了。更加審訂。是第二番思。答陳安卿問語錄曰。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。有思則爲善矣。至

於再則已審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。楊先生尹先生皆言。三則惑。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。夜以繼日。幸而得之。坐以待旦。所思又不止。三也。曰。橫渠先生曰。未知立心。惡思多之致疑。已知立心。惡講治之不精。講治之思。莫非術內。雖勤而何厭。推此求之可見。答都昌縣學諸生。以上文集二條

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

問甯武子曰。此無甚可疑。邦有道。安分做去。故無事可稱。邦無道。則全身退聽。非難。人皆能如此。唯其

不全身退聽。却似愚。然又事事處置得去。且不自表著其能。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。

甯武子邦無道則愚。曰。愚有兩節。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。少閒都做壞了事。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。不露圭角。只猝猝做將去。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。此其愚不可及也。

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。煞曾經營著力來。愚只是沉晦不認爲已功。故不可及。若都不管國家事。以是爲愚。豈可以爲不可及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子在陳章

斐然成章。也是自成一家了。做得一章有頭有尾。且如狂簡。真箇了得狂簡底事。不是半上落下。雖與聖賢中道不同。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。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。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。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。尚有可裁節。使過不及歸於中道。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。無下手脚裁節處。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。也自早不易得。釋老雖非聖人之道。却被他做得成一家。

或問子在陳一章。看得夫子行道之心。切於傳道之心。曰。也不消如此說。且如人而今做事。還是做目前事。還是做後面事。蓋道行於時。自然傳於後。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。則傳之尤廣也。或曰。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。曰。正此謂也。又問裁之爲義。如物之不正。須裁割令正也。曰。自是如此。且如狂簡底人。不裁之。則無所收檢。而流入於異端。蓋這般人。只管是要他身高。都不理會事。所以易入於異端。大率異端皆是遜世高尚底人。素隱行怪

之人。其流爲佛老。

又曰。遜世高尚。皆是苦行底人。

而今所以無異

端。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。且如孟之反不伐。是他自占便宜處。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。子桑子死。琴張弔其喪而歌。是不以生死芥蒂。便如釋氏。如此等人。雖是志意高遠。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。則一向狂去。更無收殺。便全不濟事了。又云。仁民愛物。固是好事。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。則全不好了。此所以貴裁之

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柏夷叔齊章

文振問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曰。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。蓋人之有惡。我不是惡其人。但是惡其惡耳。到他既改其惡。便自無可惡者。今人見人有惡。便惡之。固是。然那人既改其惡。又從而追惡之。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。而遂惡其人。却不是惡其惡也。

不念舊惡。非惡其人也。惡其人之無狀處。昨日爲善。今日爲惡。則惡之而不好矣。昨日爲惡。今日爲善。

則好之而不惡矣。皆非爲其人也。聖人大率如此。

但伯夷平日以隘聞。故特明之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孰謂微生高直章

行夫問此一章。曰。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。謂其不如此抗直。猶有委曲之意。自張子韶爲此說。今煞有此說。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。亦如此說。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。都是一意。當初孔門編排此書。已從其類。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。亦是閑底事。只是與他說自家無。鄰人有之。這是多少正

大有何不可。須要自家取來。却做自底與之。是甚氣象。這本心是如何。凡人欲恩由已出。皆是偏曲之私。恩由已出。則怨將誰歸。語類

此巧言令色足恭章

義剛說。足恭云。只是過於恭。曰。所謂足者。謂本當只如此。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。故謂之足。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。則自是足了。乃不是足。凡制字如此類者。皆有兩義。

足。去聲。讀。求。足乎恭也。是加添之意。蓋能恭則禮已止矣。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。求足乎恭。便是私欲也。

巧言令色。足恭與匿怨。皆不誠實者也。人而不誠實。何所不至。所以可恥。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。

丘明所恥如此。左傳必非其所作。以上語類四條

顏淵季路侍章

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。亦常人所能為之事。子路舉此而言。却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。莫與氣象煞遼絕否。曰。固則是。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。

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。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。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。子路氣象。非富貴所能動矣。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。

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。是他做工夫處否。曰。這也不是他做工夫。亦是他心裏自見得。故願欲如此。然必有別做工夫處。若依如此做工夫。大段粗了。又問此却見他心。曰。固是。此見得他心之恢廣。磨去得那私意。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。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。然皆是對物我而

言。又云狂簡底人。做來做去沒收殺。便流入異端。如子路底人。做來做去沒收殺。便成任俠去。又問學者做工夫。須自子路工夫做起。曰。亦不可如此說。且如有顏子資質底。不成交他做子路也。

叔器曰。子路但及朋友。不及他人。所以較小。曰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。以朋友有通財之義。故如此說。那行道之人。不成無故解衣衣之。但所以較淺小者。他能舍得車馬輕裘。未必能舍得勞善。有善未必不伐。有勞未必不施。若能退後省察。則亦深

密。向前推廣。則亦闊大。范益之云。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。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。曰。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。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。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。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。士而懷居。不足以爲士矣。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。瞻前顧後。粘手惹脚。如何做得事成。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。便做惡人也不成。先生至此聲極洪。或問有人於此。與朋友共。實無所憾。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。則於所敝未能忽然忘情。則如之何。曰。雖

無憾於朋友。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。亦非賢達之心也。

問無伐善。無施勞。善與勞如何分別。曰。善是自家所有之善。勞是自家做出來底。

顏淵子路。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。如謝氏對伊川云。知矜之爲害而改之。然謝氏終有矜底意。如解孟之反不伐。便著意去解。

問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孔子只舉此三者。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。老者則是上一等人。少者

則是一等。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。曰。然。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。先生問衆人曰。顏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。衆人未對。先生曰。子路所言。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。而有憾在。顏子所言。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。非如孔子之言。皆是循其理之當然。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。子路之志。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。當其既甦。則曰。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。顏子之志。亦如病之差輕者。及其既甦。則曰。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。夫飲食

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。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。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。渾然無病。問其所爲。則不過曰。飢則食而渴則飲也。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。闕祖錄云。子路顏淵夫子言志。伊川諸說固皆至當。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。更有一意。無憾對憾而言也。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。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。今方不然。如人病後始願不病。故有此言。如夫子則更無懲創。不假脩爲。此其所以異也。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。顏子有平物我之心。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。

亞夫問子路言志處。曰。就聖人上看。便如日出而燿

火息。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。皆不必言矣。就顏子
上看。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做之善。既不伐不
施。却不當事了。不用如子路撓著力去做。子路雖
不以車馬輕裘爲事。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。此
聖人大賢氣象。所以不同也。

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。曰。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。
不見子路地位煞高。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。見子
路低了。更有夫子一層。又見顏子低了。學者望子
路地位。如何會做得他底。他這氣象煞大。不如是。

何以爲聖門高弟。

問願聞子之志。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。然
觀曾點言志一段。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。而
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。以爲曾點但知樂所
樂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。作爲之想。然則聖人殆不
及曾點耶。曰。聖人所言。雖有及物之意。然亦莫非
循其理之自然。使物各得其所而已。不勞焉。又何
害於天理之流行哉。蓋曾點所言。却是意思。聖人
所言。盡是事實。

問老者安之云云。一說安者安我也。恭父謂兩說只一意。先生曰。語意向背自不同。賀孫云。若作安老者說。方是做去。老者安我。說則是自然如此了。曰。然。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。魯道之衰。洙泗之間。斷斷如也。謂先魯盛時。少者代老者負荷。老者即安之。到後來。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。但老者自不安於役。少者故道路之間。只見遜讓。故曰斷斷如也。注云。分辯之意也。

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。曰。他人於微小物事。尚戀戀不肯捨。仲由能如此。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。非其意在於求仁乎。

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。皆是與物共者也。纔與物共便是仁。然有小大之別。子路求仁者也。顏子不違仁者也。孔子安仁者也。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。故其氣象高遠。可以入道。然猶自車馬輕裘土做工夫。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。能不私其已。可謂仁矣。然未免於有意。只是不違仁氣象。若孔子則不言而行。不爲而成。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。

此安仁者也。曰說得也穩。大凡人有已則有私。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。其志可謂高遠。然猶未離這軀殼裏。顏子不伐其善。不張大其功。則高於子路。然願無伐善無施勞。便是猶有此心。但願無之而已。是一半出於軀殼裏。孔子則離了軀殼。不知那箇是已。那箇是物。凡學學此而已。

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。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。且如看子路氣象。見其輕財重義如此。則其胷中鄙吝。消了幾多。看顏子氣象。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

此。則其胷中好施之心。消了幾多。此二事。誰人胷中無。雖顏子亦只願無。則其胷中亦尚有之。聖人氣象。雖非常人之所可能。然其如天底氣象。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。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。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。吾所以不及賢者處。却好做工夫。以上語類十六條

已矣乎章

問程子曰。自訟不置。能無改乎。又曰。罪已責躬。不可無。然亦不當長畱在心。胷爲悔。今有學者。幸知自

訟矣。心胷之悔。又若何而能不畱耶。曰。改了便無悔。又問。已往之失。却如何。曰。自是無可救了。

時可問伊川云。自訟不置。能無改乎。譬如人爭訟。一訟未決。必至於再。必至於三。必至於勝而後已。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。必至於改而後已。曰。伊川怕人有過。只恁地訟了便休。故說教著力。看來世上也自有入徒恁地訟。訟了便休。只看有多少事來。今日又恁地自訟。明日又恁地自訟。今年又恁地自訟。明年又恁地自訟。看來依舊不曾改變。只

是舊時人。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。只是不誠於

自訟。以上語類二條

十室之邑章

或問美底資質固多。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。而不知好學。曰。亦有不知所謂學底。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。他又那知所謂學。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。又如何是生知。堯如何是堯。舜如何是舜。若如此。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。語類

夫其理會不辨其正與否
則其心亦不辨其正與否
此又無以視其學之與不學
亦不味其學之與不學
固矣且以聖人之心
自謂其心之正與否
其言與人出也只與箇自心
其言與人出也只與箇自心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八

論語五

雍也第六

雍也可使南面章

仲弓見聖人稱之。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。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。故因而發問。夫子所謂可也者。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。仲弓謂居敬而行簡。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。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。蓋居敬

則凡事嚴肅。却要亦以此去律事。凡事都要如此。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。

行夫問子桑伯子曰。行簡只就臨民上說。此段若不
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。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。也
是利害。故夫子復之曰。雍之言然。這亦見仲弓地
步煞高。是有可使南面之基。亦見得他深沈詳密
處。論來簡已是好資稟。較之煩苛瑣細。使人難事。
亦煞不同。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。以上語類二條
問可也簡。可者。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。上句可使南

面。亦有可字。此可字。乃實許之。與下可字意不同。
不審以何別之。曰。可字單稱。與下文有所指者不

同。答陳安卿文集。

問。注言自處以敬。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。程子曰。居
敬則心中無物。故所行自簡。二說不相礙否。先生
問如何。曰。看集註是就本文說。伊川就居簡處發
意。曰。伊川說有未盡。

居敬行簡。是有本領底簡。居簡行簡。是無本領底簡。
程子曰。居敬則所行自簡。此是程子之意。非仲弓

本意也。

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。此說如何。曰。據某看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他說而行簡。以臨民。則行簡自是一項。這而字是別喚起。今固有居敬底人。把得忒重。却反行得煩碎底。今說道居敬。則所行自簡。恐却無此意。臨下以簡。御衆以寬。簡自別是一項。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。又問看簡字。也有兩樣。曰。只是這箇簡。豈有兩樣。又曰。看他諸公所論。只是爭箇敬字。

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。意覺不同。曰。是有些子差。但此說自不相害。若果能居敬。則理明心定。自是簡。這說如一箇物相似。內外都貫通。行簡是外面說。居敬自簡。又就裏面說。看這般所在。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。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。

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。伊川曰。內主於敬而簡。則爲要直。內存乎簡。則爲疎略。仲弓可謂知旨者。但下文曰。子桑伯子之簡。雖可取。而未盡善。故夫子云

可也。恐未必如此。可也。簡止以其簡爲可爾。想其
他有未盡善。特有簡可取。故曰可也。游氏曰。子桑
伯子之可也。以其簡。若主之以敬而行之。則簡爲
善。楊氏曰。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。以其簡也。
夫主一之謂敬。居敬則其行自簡。但下文簡而廉
一句。舉不甚切。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。伊川第
二第三說。皆曰居簡行簡。乃所以不簡。先有心於
簡。則多却一簡。恐推說太過。旣曰疎略。則太簡可
知。不必云多却一簡。如所謂乃所以不簡。皆太過。

范氏曰。敬以直內。簡以臨人。故堯舜脩己以敬。而
臨下以簡。恐敬簡不可太分說。居字只訓主字。若
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。則可。以爲居則敬而行則
簡。則不可。若云脩己臨下。則恐分了。仲弓不應下
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。又曰。子桑伯子。其處己亦
若待人。據夫子所謂可也簡。乃指子桑伯子說。仲
弓之言。乃發明簡字。恐非以子桑伯子爲居簡行
簡也。尹氏亦曰。以其居簡。故曰可也。亦范氏之意。
呂氏以爲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。謝氏以爲因前

章以發此章之問。皆是旁說。然於正說亦無妨。謝氏又曰。居敬而行簡。舉其大而略其細。於敬字上。不甚切。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。曰。可也。簡當從伊川說。剩却一簡字。正是解太簡之意。乃所以不簡之說。若解文義。則誠有剩語。若以理觀之。恐亦不爲過也。范固有不密處。然敬簡自是兩事。以伊川語思之。可見。據此文及家語所載。伯子爲人亦誠有太簡之病。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。是以上

語類
五條

哀公問弟子章

問不遷怒。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。曰。聖人固是不遷怒。然不遷字。在聖人分上說便小。在顏子分上說便大。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。不著說不遷。才說似猶有商量在。若堯舜則無商量了。是無了。何遷之有。何不遷之有。

內有私意。而至於遷怒者。志動氣也。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。氣動志也。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。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。此却是不中節。非遷也。

或問顏子不貳過。曰。過只是過。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。與形見之過。只消看他。不貳處。既能不貳。便有甚大底罪過。也。自消磨了。

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一以爲克己之初。一以爲用功之處。曰。自非禮勿視聽言動。積習之久。自見這箇意思。問學顏子。當自不遷怒。不貳過起。曰。不然。此是學已成處。又問如此。當自四勿起。曰。是。程子云。顏子事斯語。所以至於聖人。後之學者。宜服膺而勿失也。看文字。且須平帖看他意。緣他意思。本自平帖。如夜

來說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且看不遷。不貳。是如何。顏子到這裏。直是渾然。更無些子渣滓。不遷怒。如鏡懸水止。不貳過。如冰消凍釋。如三月不違。又是已前事。到這裏。已是渾淪。都是道理。是甚次第。問過。容是指已前底說否。曰。然。問過。是逐事上見得如何。曰。固是逐事上見。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。此後更不做。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。此後更不做。只顏子地位高。纔見一不善不爲。這一番改時。其餘是這一套。須頓消了。當那時。須頓進一番。他聞一

知十。觸處貫通。他覺得這一件過。其餘若有千頭萬緒。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。曰。如此看不貳過。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。曰。只這工夫源頭。却在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上面。若是不遷怒時。更無形迹。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。這也便要如此不得。只是克己工夫。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。却獨以告顏子。可見是難事。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。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。道無古今。且只將克己事。時時就

身已檢察。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。是亦顏子而已。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。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。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。

問前夜承教。以不遷怒不貳過。乃顏子極至處。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。據賀孫看。若不貳。是逐事不貳。不是體統說。而三月不違。乃是統說。前後淺深。殊有未曉。曰。不須泥這般所在。某那夜是偶然說如此。實亦不見得甚淺深。只一箇是死後說。一箇是在生時說。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。如某舊時。專揀

切身要緊處理會。若偏旁有窒礙處。只恁地且放下。如看這一章。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。是如何。自家合如何。便是會做工夫。

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。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。曰。聖賢之意不如此。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。不成說且教我去靜。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。故怒於甲時。雖欲遷於乙。亦不可得而遷也。見得道理透。則既知有過。自不復然。如人錯喫鳥喙。才覺了。自不復喫。若專守虛靜。此乃釋老之謬。

學將來和怒也無了。此成甚道理。聖賢當怒自怒。但不遷耳。見得道理透。自不遷不貳。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。必先知諸心知所往。然後力行以求至。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。立之因問明道云。能於怒時。遽忘其怒。而觀理之是非。又是怎生。曰。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。言於怒時。且權停閣這怒。而觀理之是非。少閒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。蓋怒氣易發難制。如水之澎漲。能權停閣這怒。則如水漸漸歸港。若顏子分上。不消恁地說。只見得理

明。自不遷不貳矣。

問顏子不遷怒。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。怒是箇難克治底。所謂怒逆德也。雖聖人之怒。亦是箇不好底事物。蓋是惡氣感得恁地。某尋常怒多極長。如公性寬怒少。亦是資質好處。

問顏子不遷怒。不貳過。曰。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。說得條理。只依此學。便可以終其身也。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。不遷怒貳過。是克已復禮底效驗。今又以爲學卽在此。何也。曰。爲學是總說。克已復

禮。又是所學之目也。

其本也。真而靜。其未發也。五性具焉。五性便是真。未發時便是靜。只是疊說。

聖人無怒。何待於不遷。聖人無過。何待於不貳。所以不遷不貳者。猶有意存焉。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。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。是固嘗如此。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。此所謂守之。非化之也。

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。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。曰。此是程子二十歲時。已做得這文好。這箇說話。

便是所以為學之本。惟知所本。然後可以為學。若
不去大本上理會。只恁地茫茫然。却要去文字上
求。恐也未得。以上語類
十三條

子華使於齊章

子升問。冉子請粟。聖人不與之辨。而與之益之。曰。聖
人寬洪。可以與。可以無與。與之亦無害。但不使傷
惠耳。

冉子與之粟五秉。聖人亦不大段責他。而原思辭祿。
又謂與爾鄰里鄉黨。看來聖人與處却寬。

張子曰。於斯二者。可見聖人之用財。雖是小處也。莫
不恰好。便是一以貫之處。以上語
類三條

問原思為之宰。疑亦以類相從。而別為一章。曰。此類
亦多分得不同。如仲弓子桑。顏淵子路。不曾分子。
賤子貢。回也冉求。却分了。蓋一時失於點對。然非
大義所繫。不能易也。要之不若皆析為二。乃佳。答
趙
恭父。
文集。

子謂仲弓章

問此章前後作用。人不以世類。南軒以仲弓言焉。知

賢才之故。故孔子教之用人。此說牽合。然亦似有理脈。曰。橫渠言大者苟立。雖小未純。人所不棄也。今欽夫此說無他。只是要回互。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。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。古人賢底自賢。不肖底自不肖。稱其賢。可以爲法。語其不肖。可以爲戒。或曰。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。曰。聖人已是說了。此亦何害。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。但要能改過。過而能改。則前愆頓釋。昔日是箇不好底人。今日有好事。自不相干。何必要回互。然又要除

却曰字。此曰字。留亦何害。如子謂顏淵曰。吾見其進也。不成是與顏淵說。况此一篇。大率是論他人。不必是與仲弓說也。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。非是與仲弓言也。語類

子曰回也章

問三月不違仁。曰。仁與心本是一物。被私欲一隔。心便違仁去。却爲二物。若私欲既無。則心與仁便不相違。合成一物。心猶鏡。仁猶鏡之明。鏡本來明。被塵垢一蔽。遂不明。若塵垢一去。則鏡明矣。顏子三

箇月之久無塵垢。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。少間又暗。或月一次無塵垢。二十九日暗。亦不可知。問三月不違仁。三月後亦有違否。曰。畢竟久亦有閒斷。曰。這閒斷亦甚微否。曰。是如不貳過。過便是違仁。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。照管不到。便是過。

問日月至焉。曰。日至。是一日一次至此。月至。是一月一次至此。言其疎也。閒時都思量別處。又問思量事。不到不好。然却只是閒事。如何。曰。也不是。視便要思明。聽便思聰。總思量便要在正理上。如何可

及閒事。

問如何是日至月至。曰。某舊說。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。有一月不違仁者。近思之。一日不違仁。固應有之。若一月不違。似亦難得。近得一說。有一日一番見得到。有一月一番見得到。比之。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。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。天理純然。無一豪私僞閒雜。夫子所以獨稱之。

顏子三月不違。只是此心常存。無少閒斷。自三月後。却未免有豪髮私意閒斷在。但顏子纔閒斷便覺。

當下便能接續將去。雖當下便能接續。畢竟是會
閒斷來。若無這些子。却便是聖人也。日月至焉。看
得來。却是或一日一至。或一月一至。這亦難說。今
人若能自朝至暮。此心洞然。表裏如一。直是無纖
豪私意。閒斷。這地位豈易及。惟實會去下工夫。方
自見得。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。三月不違。那箇
是主人。是長在家裏坐底。三月後。或有一番出去。
却便會歸來。日月至焉。那箇是客。是從外面到底。
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。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。

或日一到這裏。或月一到這裏。便又出去。以月較
日。又疎到了。

問如今之學者。一日是幾遍存省。當時門人。乃或日
一至焉。或月一至焉。不應如是疎略。恐仁是渾然
天理。無纖豪私欲處。今日之學者。雖曰存省。亦未
到這境界。他孔門弟子至。便是至境界否。曰。今人
能存得。亦是這意思。但觸動便不得。被人叫一聲。
便走了。他當那至時。應事接物都不差。又不知至
時久近如何。那裏煞有曲折。日至者。却至得頻數。

恐不甚久。月至者。或旬日。或一二日。皆不可知。又問橫渠云云。文蔚竊謂三月不違者。天理爲主。人欲爲賓。日月至焉者。人欲爲主。天理爲賓。學者工夫。只得勉勉循循。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。其成與不成。至與不至。則非我可必矣。曰。是如此。

至之間。橫渠言始學之要。當知三月不違。止過此幾非在我者。曰。且以屋喻之。三月不違者。心常在內。雖閒或有出時。然終是在外不穩。便纔出即便入。蓋心安於內。所以爲主。日月至焉者。心常在外。雖

閒或有入時。然終是在內不安。纔入即便出。蓋心安於外。所以爲賓。日月至者。一日一至此。月至者。一月一至此。自外而至也。不違者。心常存。日月至者。有時而存。此無他。知有至未至。意有誠未誠。知至矣。雖驅使爲不善。亦不爲。知未至。雖軋勒使不爲。此意終迸出來。故貴於見得透。則心意勉勉循循。自不能已矣。過此幾非在我者。猶言過此以往。未之或知。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。待他自長進去。又曰。三月不違之違。猶白中之黑。日月至焉之至。

猶黑中之白。今須且將此一段。反復思量。渙然冰釋。怡然理順。使自會淪肌浹髓。夫子謂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。只在這些子。若拗不轉。便下達去了。又曰。此正如誠意章相似。知善之可好。而好之極其篤。知不善之可惡。而惡之極其深。以至於慊快充足。方始是好處。

問三月不違仁。先生曰。如何是心。如何是仁。曰。心是知覺底。仁是理。曰。耳無有不聰。目無有不明。心無有不仁。然耳有時不聰。目有時不明。心有時不仁。

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。曰。不是合。心自是仁。然私欲一動。便不仁了。所以仁。人心也。學。理會甚麼事。只是理會這些子。又問張子之說。莫是三月不違者。是仁常在內。常爲主。日月至焉者。是仁常在內。常爲賓。曰。此倒說了。心常在內。常爲主。心常在內。常爲客。如這一間屋。主常在此居。客雖在此。不久著去。問如此。則心不違仁者。是心在仁內。曰。不可言心在仁內。略略地是恁地意思。又曰。便是難說。問過此幾非在我者。如何。曰。不用著力。如決江

河水至而舟自浮。如說學。只說到說處住。以上不用說。至說處。則自能尋將上去。不到說處。是不曾時習。時習則相將自然說。

三月不違仁。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。日月至焉。是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。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。又曰。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。

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。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。方有進處。過此幾非在我。謂過三月不違。非工夫所能及。如末由也已。真是著力不得。又云。勉勉循循之說。須是真箇到那田地。實知得那滋味。方自不能已。要住不得。自然要去。過此幾非在我。言不由我了。如推車子相似。才著手推動輪子了。自然運轉不停。如人喫物。既得滋味。自然愛喫。日月至焉者。畢竟也是曾到來。但不久耳。

問三月不違仁。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。仁乃全體。何故以善稱。曰。仁是合衆善。一善尚不棄。况萬善乎。

問不違仁。是此心純然天理。其所得在內。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。恐是所得在外。曰。得一善。則服膺弗失。便是三月不違仁處。又問是如何。曰。所謂善者。卽是收拾此心之理。顏子三月不違仁。豈直恁虛空湛然。常閉門合眼靜坐。不應事。不接物。然後爲不違仁也。顏子有事亦須應。須飲食。須接賓客。但只是無一豪私欲耳。

問伊川謂日月至焉。與久而不息者。所見規模雖略相似。其意味迥別。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。全然別。

伊川言略相似。何也。曰。若論到至處。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般。只是日月至者。至得不長久。不息者。

純然無間斷。以上語類十三條

季康子問仲由章

問謝氏三子於克已獨善。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。

曰。世閒固有一種號爲好人。然不能從政者。但謝

氏言克已獨善。說得太重。當云脩己自好可也。語類

賢哉回也章

問顏子樂處。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。則私意脫落。天

理洞然。有箇樂處否。曰。未到他地位。則如何。便能
知得他樂處。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。下梢亦
須會到他樂時節。

問顏子不改其樂。是私欲既去。一心之中。渾是天理
流行。無有止息。此乃至富至貴之理。舉天下之物。
無以尚之。豈不大有可樂。曰。周子所謂至富至貴。
乃是對貧賤而言。今引此說。恐淺。只是私欲未去。
如口之於味。耳之於聲。皆是欲。得其欲。卽是私欲。
反爲所累。何足樂。若不得其欲。只管求之。於心亦

不樂。惟是私欲既去。天理流行。動靜語默日用之
閒。無非天理。胷中廓然。豈不可樂。此與貧窶。自不
相干。故不以此而害其樂。直卿云。與浩然之氣如
何。曰。也是此意。但浩然之氣。說得較粗。又問說樂
道。便不是。是如何。曰。才說樂道。只是冒單說。不曾
說得親切。又云。伊川所謂其字當翫味。是如何。曰。
是元有此樂。又云。見其大則心泰。周子何故就見
上說。曰。見便是識此味。

問不改其樂。與樂在其中矣。二者輕重如何。曰。不要

去孔顏身上問。只去自家身上討。子善謂夫子之樂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。是外其簞瓢陋巷。曰。孔顏之樂。大綱相似。難就此分淺深。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。不改字上。恐與聖人略不相似。亦只爭些子。聖人自然是樂。顏子僅能不改。如云得與不失。得是得了。若說不失。亦只是得。但說不失。則僅能不失耳。終不似得字。是得得穩。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。或問與不違仁

如何。曰。僅能不違。

聖人之樂。且粗言之。人之生。各具此理。但是人不見此理。這裏都黑窄窄地。如猫子狗兒相似。飢便求食。困便思睡。一得富貴。便極聲色之娛。窮四體之奉。一遇貧賤。則憂戚無聊。所謂樂者。非其所可樂。所謂憂者。非其所可憂也。聖人之心。直是表裏精粗。無不昭徹。方其有所思。都是這裏流出。所謂德盛仁熟。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莊子所謂人貌而天。蓋形骸雖是人。其實是一塊天理。又焉得而不樂。又

曰。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。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。但其皮薄。剝去容易。聖人一爲指出。這是天理。這是人欲。他便洞然都得了。

問顏子樂處。曰。顏子之樂。亦如曾點之樂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。點之樂。淺近而易見。顏子之樂。深微而難知。點只是見得如此。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。從本原上看方得。問程子云。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。所樂何事。竊意孔顏之學。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。但以爲孔

顏之樂。在於樂道。則是孔顏與道。終爲二物。要之孔顏之樂。只是私意淨盡。天理昭融。自然無一豪係累耳。曰。然。但今人說樂道。說得來淺了。要之說樂道亦無害。道夫曰。觀周子之問。其爲學者甚切。曰。然。頃之復曰。程子云。人能克己。則心廣體胖。仰不愧。俯不忤。其樂可知。有息則餒矣。

問濂溪。教程子尋孔顏樂處。蓋自有其樂。然求之亦甚難。曰。先賢到樂處。已自成就向上去了。非初學所能求。况今之師。非濂溪之師。所謂友者。非二程

之友。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。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。如克己復禮。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。久久自當純熟。充達向上去。

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。且如此莽莽對。故伊川答之如此。

問昔鄒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。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。顏子不改其樂。不知所樂者何事。伊川曰。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。曰。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。伊川曰。若有道可樂。便不是顏子。豈非顏子工

夫至到。道體渾然與之爲一。顏子之至樂。自默存於心。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。而顏子不自知也。曰。正謂世之談經者。往往有前所說之病。本卑而抗之使高。本淺而鑿之使深。本近而推之使遠。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。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。未嘗以樂道爲淺也。直謂顏子爲樂道。有何不可。以上語類十條

非不說子之道章

伊川曰。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。力不足也。夫子告以

爲學爲已。未有力不足者。所謂力不足者。乃中道而自廢耳。今汝自止。非力不足也。自廢與自止。兩自字意不同。自廢則罪不在已。自止乃已之罪。謝氏曰。欲爲而不能爲。是之謂力不足。能爲而不欲爲。是之謂畫。以畫爲力不足。其亦未知用力與。使其知所以用力。豈有力不足者。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。使其知說夫子之道。豈肯畫也。第十一章凡六說。伊川謝氏之說。范氏楊氏之說亦正。但無甚緊切處。呂氏發明伊川之說。以中道而廢。作不幸字。甚親切。廢字作足廢。太鑿。

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。便可見。尹氏用伊川之說。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。便覺無力。曰。伊川兩自字。恐無不同之意。觀其上文云。未有力不足者。則是所謂力不足者。正謂其人自不肯進爾。非真力不足也。此說自與本文不合。而來說必令牽合爲一。故失之耳。謝氏與伊川不同。却得本文之意。語類

子謂子夏曰章

問女爲君子儒。無爲小人儒。君子於學。只欲得於已。小人於學。只欲見知於人。曰。今只就面前看。便見

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。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。只要說得去。以此欺人。便是小人儒。

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。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。豈得爲遠者大者或昧。曰。上蔡此說某所未安。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。未見箇遠大處。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爲已。小人儒爲人之說。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爲大儒。毋爲小儒。如何。曰。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。且要求箇自家使處。聖人爲萬世立言。豈專爲子夏設。今看此

處。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。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。不分界限。君子儒上達。小人儒下達。須是見得分曉始得。人自是不覺察耳。今自道已會讀書。看義理。做文章。便道別人不會。自以爲說得行。便謂強得人。此便是小人儒。豪釐閒便分君子小人。豈謂子夏決不如此。問五峯言天理人欲。同體而異用。同行而異情。先生以爲同體而異用。說未穩。是。否。曰。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游爲武城宰章

問楊氏曰。爲政以人才爲先。如子游爲武城宰。縱得人將焉用之。似說不通。曰。古者士人爲吏。恁地說也說得通。更爲政而得人講論。此亦爲政之助。恁地說也說得通。

問集註取楊氏說云。觀其二事之小。而正大之情可見矣。曰。看這氣象。便不恁地猥碎。問非獨見滅明如此。亦見得子游曾懷也。恁地開廣。故取得這般人。曰。子游意思高遠。識得大體。以上語類二條
孟之反不伐章

立之問此章。曰。人之矜伐。都從私意上來。才有私意。便有甚好事也。做不得。孟之反不伐。便是克伐不行。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。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。只此一節。便可爲法。人之私意多端。聖人所以言此者。正提起與人看。使人知所自克也。語類

不有祝鮀之佞章

第十五章凡七說。伊川三說。今從伊川此說。伊川第二第三說。呂范尹之說。皆一意。與伊川第一說同。范氏

曰。有朝之令色。無鮀之巧言。猶難免於當世。據范氏主意。乃在疾時之好佞。故曰。猶難免於當世。非加一猶字。則其說不通。文意恐不如此。謝氏曰。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。乃推說。侯氏曰。而字疑為不字說。恐未必是文錯。或文勢如此。曰。當從伊川說。

語類

誰能出不由戶章

問呂氏曰。出而不能不由戶。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。楊氏曰。道無適而非也。孰不由斯乎。猶之出必由

戶也。百姓日用而不知耳。尹氏曰。道不可離。可離非道。猶出入必由戶也。第十六章凡六說。今從呂楊尹之說。伊川范氏謝氏皆正。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。范謝說稍寬。曰。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戶。何故却行不由道。怪而歎之之辭也。伊川雖不如此說。然事必由其道一句。不見其失。不可輕議。更宜思之。語類

質勝文則野章

史。掌文籍之官。如二公及王。乃問諸史。并周禮諸屬。

各有史幾人。如內史御史。皆掌文籍之官。秦有御史大夫。亦掌制度文物者也。

夫子言文質彬彬。自然停當恰好。不少了些子意思。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。便說得偏了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人之生也直章

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。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。不直則是枉天理。宜其屈折也。而亦得生。是幸而免耳。如木方生。須被折了。便不直。多應是死。到得不死。幸然如此。

人之生也直。如饑食渴飲。是是非非。本是白直。自無許多周遮。如敬以直內。只是要直。又曰。只看生理本直四字。如見孺子入井。便自有怵惕之心。見不義底事。便自有羞惡之心。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。若是內交要譽。便是不直。

罔。只是脫空作偽。做人不誠實。以非爲是。以黑爲白。如不孝於父。却與人說我孝。不弟於兄。却與人說我弟。此便是罔。據此等人。合當用死。却生於世。是幸而免耳。生理本直。如耳之聽。目之視。鼻之臭。口

之言。心之思。是自然用如此。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。便是不直矣。又云。凡人解書。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。不須別爲高遠之說。如云不直。只是這箇不直。却云不是這箇不直。別有箇不直。此却不得。所謂淺深者。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。見得自有粗細。不可說這說是淺底。別求一箇深底。若論不直。其粗至於以鹿爲馬。也是不直。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。惡惡不如惡惡臭。好善不如好好色。也是不直。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。看得

越向裏來教細耳。不是別求一搗深遠之說也。以上

語類
三條

中人以上章

叔器問中人上下。是資質否。曰。且不粧定恁地。或是他工夫如此。或是他資質如此。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。聖人說中人以下。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。怕他時下無討頭處。若是就他地位說時。理會得一件。便是一件。庶幾漸漸長進。一日強似一日。一年強似一年。不知

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。

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。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。曰。如此則下學上達。分而爲二事矣。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。須是待他自達。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。語之無益爾。

或問此一段。曰。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。告仲弓以持敬行恕。告司馬牛以言之訥。蓋清明剛健者。自是一撓。恭默和順者。自是一撓。有病痛者。自是一撓。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樊遲問知章

問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諸家皆作兩事說。曰。此兩句恐是一意。民者人也。義者宜也。如詩所謂民之秉彝。卽人之義也。此則人之所宜爲者。不可不務也。此而不務。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。而欲避禍以求福。此豈謂之智者哉。先難後獲。卽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。呂氏說最好。辭約而義甚精。

問敬鬼神而遠之。莫是知有其理。故能敬。不爲他所

惑。故能遠。曰。人之於鬼神。自當敬而遠之。若見得那道理分明。則須著如此。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。便是不能遠也。又如卜筮。自伏羲堯舜以來。皆用之。是有此理矣。今人若於事有疑。敬以下筮。決之。有何不可。如義理合當做底事。却又疑惑。只管去問於卜筮。亦不能遠也。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。今若不肯自盡。只管去諂事鬼神。便是不智。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。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。人所當做者。却不肯去做。才去做時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。皆是墮於一偏。人能常以此提撕。則心常得其正矣。

問程子說鬼神。如孔子告樊遲。乃是正鬼神。如說今人信不信。又別是一項。如何滾同說。曰。雖是有異。然皆不可不敬遠。

只是我合做底事。便自做將去。更無下面一截。才有計獲之心。便不是了。以上語類四條

知者樂水章

知者樂水。仁者樂山。不是兼仁知而言。是各就其一

體而言。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人傑問樂字之義。釋曰。喜好。是知者之所喜。好在水。仁者之所喜。好在山否。曰。且看水之爲體。運用不窮。或淺或深。或流或激。山之安靜篤實。觀之儘有餘味。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。水哉水哉。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皆是此意否。舊看伊川說。非體仁知之深者。不能如此形容之。理會未透。自今觀之。真是如此。曰。不必如此汎濫。且理會樂山樂水。直看得意思窮盡。然後四旁莫不貫通。苟先及四旁。

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。

惟聖人兼仁知。故樂山樂水皆兼之。自聖人而下。成就各有偏處。

問仁知動靜之說。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。曰。莫管他陽動陰靜。公看得理又過了。大抵看理。只到這處便休。又須得走過那邊看。便不是了。然仁主於發生。其用未嘗不動。而其體却靜。知周流於事物。其體雖動。然其用深潛縝密。則其用未嘗不靜。其體用動靜雖如此。却不須執一而論。須循環觀之。蓋

仁者一身。渾然全是天理。故靜而樂。山且壽。壽是悠久之意。知者周流事物之間。故動而樂。水且樂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。若必欲以配陰陽。則仁配春。主發生。故配陽動。知配冬。主伏藏。故配陰靜。然陰陽動靜。又各互為其根。不可一定求之也。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。

仁者靜。或謂寂然不動為靜。非也。此言仁者之人。雖動亦靜也。喜怒哀樂。皆動也。仁者之人。豈無是數者哉。蓋於動之中。未嘗不靜也。靜。謂無人欲之紛

擾。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。若謂仁有靜而不動。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。

知。便有箇快活底意思。仁。便有箇長遠底意思。故曰。

知者樂。仁者壽。

以上語類五條

齊一變至於魯章

行。父問齊一變至於魯。魯一變至於道。曰。太公之封於齊也。舉賢而尚功。周公曰。後世必有篡弑之臣。周公治魯。親親而尊尊。太公曰。後世寔微矣。齊自太公初封。已自做得不大段好。至後威公管仲出來。乃

大變亂拆壞一番。魯雖是衰弱不振。元舊底却不
大段改換。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。方始
如魯。方可以整頓起來。這便隔了一重。變魯只是
扶衰振弱而已。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
事。只是恰不會被人拆壞。恰似一間屋。魯只如舊
弊之屋。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。這非獨是
聖人要如此損益。亦是道理合當如此。語類

觚不觚章

古人之器多有觚。如酒器。便如今花瓶中閒有八角

者。木簡是界方而六面。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。
今淮上無紙。亦用木寫字教小兒讀。但却圓了。所
謂觚不觚。古人所以恁地方時。緣是頓得穩。語類

井有仁焉章

問可欺。是繼可逝而言。不可罔。是繼不可陷而言否。
曰。也是如此。但可逝不可陷。是就這一事說。可欺
不可罔。是總說。不特此事如此。他事皆然。語類

君子博學於文章

博學於文。考究時。自是頭項多。到得行時。却只是一

句。所以爲約。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。安知不畔於道。徒知要約而不博學。則所謂約者。未知是與不是。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。

博文約禮。聖門之要法。博文所以驗諸事。約禮所以體諸身。如此用功。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。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。如此則內外交相助。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。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。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。方謂之博。博之與約。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。一面博學。又自一面持敬。

守約。莫令兩下相靠。作兩路進前用功。塞斷中間。莫令相通。將來成時。便自會有通處。若如此兩下用功。成甚次第。

橫渠云。博學於文。只要得習坎心亨。如應事接物之類。皆是文。但以事理切磨講究。自是心亨。且如讀書。每思索不通處。則翻來覆去。倒橫直豎。處處窒塞。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。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。習之可以求通。通處便是亨也。

問橫渠曰。博文約禮。由至著入至簡。故可使不得畔。

而去。尹氏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。違於道。第二十六章凡八說。伊川三說。今從橫渠尹氏之說。明道曰。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。必至於汗漫。范氏亦曰。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。猶農夫之無疆場也。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。楊氏亦曰。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。則或畔矣。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。謝氏曰。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。恐不免於邪遁也。此則不博文之失。二者皆不可無。偏舉則不可。明道又曰。所謂約之以禮者。能守禮而

由於規矩也。伊川第一說曰。博學而守禮。第二說曰。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。而能不犯非禮。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。若作守禮。則與博學成二事。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。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。約禮云者。但前之博而今約之。使就於禮耳。伊川之說。文自文。禮自禮。更無一貫說。看博約字與之以字。有一貫意。伊川又說。顏子博約。與此不同。亦似大過。博文約禮。本無不同。始乎由是以入德。斯可以不畔。終乎由是以成德。欲罷而不能。顏子與

此不同處。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。博約本無異。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。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。恐未安。此約字亦合作知要。伊川第三說。與第一第二說同。但說大略耳。曰。此說大槩多得之。但此約字。與顏子所言約字。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。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。既連著兩我字。則此章之字。亦但指其人而言。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。以上語類五條

子見南子章

諸先生皆以矢爲陳。否爲否塞之否。如此亦有甚意思。孔子見南子。且當從古注說。矢。誓也。或問若作誓說。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。曰。只爲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。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。故有誓之氣象。

或問此章。曰。且依集註說。蓋子路性直。見子去見南子。心中以爲不當見。便不說。夫子似乎發呢模撓。夫子大故激得來躁。然夫子却不當如此。古書如此等。曉不得處甚多。古注亦云可疑。祖道曰。橫渠

說以為予所否厄者。是天厭棄之。此說如何。曰。大抵後來人講經。只為要道。聖人必不如此。須要委曲遷就。做一箇出路。却不必如此。橫渠論看詩。教人平心易氣求之。到他說詩。又却不然。仕於其國。有見其小君之禮。當夫子時。想是無人行。所以子路疑之。若有人行時。子路也不疑了。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。這樣處便見。以上語類三條

中庸之為德章

問中庸之為德。其至矣乎。章曰。只是不知理。隨他偏

長處做將去。謹愿者則小廉。曲謹。放縱者則跌蕩。不羈。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。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。只為是不知。語類

如有博施於民章

問何事於仁。先生以為恰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。曰。博施濟眾。何消得更說仁。

問必也聖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曰。此兩句當連看。蓋云。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。且如堯舜。雖曰比屋可封。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。又如孔子設教。從遊者

甚衆。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。

博施濟衆。這箇是盡人之道。極仁之功。非聖人不能。

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。仁固能博施濟衆。然必得時得位。方做得這事。然堯

舜雖得時得位。亦有所不足。已欲立便立人。已欲達便達人。此

仁者之心。自然如此。不待安排。不待勉強。能近取

譬。則以己之欲立。譬人之欲立。以己之欲達。譬人

之欲達。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。使皆得其立。皆

得其達。這便是爲仁之術。立是立得位。達是行得去。此是三節。

須逐節詳味。看教分明。

問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立達二字。以事推

之。如何。曰。二者皆兼內外而言。且如脩德。欲德有

所成立。做一件事。亦欲成立。如讀書。要理會得透

徹。做事。亦要做得行。又曰。立是安存底意思。達是

發用底意思。

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是以己及人。仁之體

也。能近取譬。是推己及人。仁之方也。

或問博施濟衆一段。程子作一統說。先生作二段如

何曰。某之說非異於程子。蓋程子之說。足以包某之說。程子之說。如大屋一般。某之說。如在大屋之下。分別廳堂房室一般。初無異也。公且道子貢所問。是大小大氣象。聖人却只如此說了。如是爲仁。必須博施濟衆。便使中天下而立。定四海之民。如堯舜也。做不得。何況華門圭竇之士。聖人所以提起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正指仁之本體。蓋已欲立。則思處置他人也立。已欲達。則思處置他人也達。放開眼目。推廣心胷。此是甚氣。

象。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。若能近取譬者。以我之欲立。而知人之亦欲立。以己之欲達。而知人之亦欲達。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。此爲仁則同。但已欲立而立人。欲達而達人。是已到底。能取譬。是未到底。其次第如此。彼子貢所問。是就事上說。却不就心上說。龜山云。雖博施濟衆。也須自此始。某甚善其說。先生又曰。某所說過底。要諸公有所省發。則不枉了。若只恁地聽過。則無益也。

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此卽人物初生

時驗之可見。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。所以同一體。如人兄弟異形。而皆出父母胞胎。所以皆當愛。故推老老之心。則及人之老。推幼幼之心。則及人之幼。惟仁者其心公溥。實見此理。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。曰。不須問他從初時。只今便是一體。若必用從初說起。則煞費思量矣。猶之水然。江河池沼溝渠。皆是此水。如以兩椀盛得水來。不必教去尋討。這一椀是那裏酌來。那一椀是那裏酌來。旣都是水。便是同體。更何待尋問所從來。如昨夜

莊仲說。人與萬物。均受此氣。均得此理。所以皆當愛。便是不如此。愛字不在同體上說。自不屬同體事。他那物事自是愛。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。方能得同體。若愛則是自然愛。不是同體了。方愛。惟其同體。所以無所不愛。所以愛者。以其有此心也。所以無所不愛者。以其同體也。以上語類七條問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欲立謂欲自立於世。立人謂扶持培植。使之有以自立也。欲達謂欲自遂其志。達人謂無遏塞沮抑。使之得以自達也。

